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杜詩詳註卷十

詳校官給事中_臣王鍾健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_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_臣瞿秉虔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註卷十

翰林院編修仇兆鰲撰

漫成二首

黃鶴從舊編在上元二年杜臆二詩格調疎散非經營結構而成故云漫成

野日

一作月

荒荒

一作茫茫

白春

一作江

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

邨徑逐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麴酒生眼邊無俗物多

病也

去聲

身輕

首章對景怡情有超然避俗之想

洪注

聲荒荒不甚白泯泯不甚清蒲隨地生意可觀徑逐門往來自如披衣習慣言疎放已久麴酒為生見醉鄉可樂眼無俗物得以獨適已性矣江淹詩

野日燒中昏

莊子日月之光蓋以荒矣

何遜詩共

見春流瀾

朱注張有復古編云渚古活字泯泯是活

活之誤不知泯泯活活意象各不侔
梁昭明太子詩
渚蒲變新節
披衣出莊子
澆酒本陶潛
據陶詩云相

思則披衣言笑無已時此兼舉之蓋欲與淵明同調不
屑與俗客為伍也
世說嵇阮山濤竹林酣飲王戎後往

阮曰俗物已

復來敗人意

申涵光曰杜詩善用疊字如野日荒荒白宿鶯娟娟
淨江市戎戎暗山雲
淙淙寒之類皆非意想所及

江皋已仲春花下復

扶又切

清晨仰面貪看

平聲

鳥回頭錯

應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

原注東山隱者

知

余懶是真

次章隨時適興申前章未盡之意
前章上四句說花溪外景此章上四句說草堂內景

前章披衣漉酒樂在身閒此章讀書對酒樂在心得末
云懶是真總不欲與俗物為緣 楚辭林余馬兮江皋
師氏曰皋陂也江岸土性緩故曰江皋 劉琨詩回頭
已百萬 看鳥錯應寫出應接不暇之意朱子或問引
謂心不在焉之證亦斷章取義耳 水經注益州記云
峨嵋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見
兩山相峙如峨嵋馬 列仙傳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
養生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 庾信詩知

余是
執珪

讀書難於字過老年眼鈍也對酒不覺頻傾借酒怡
情也舊注謂難識之字任其讀過不復考索視讀破
萬卷者竟作粗心涉獵之人豈不枉屈少陵胡夏客
又謂經眼之字難於輕過正是從容探討善讀書處
然於本章大
意亦不相符

春夜喜雨

黃鶴編在上元二年春在成都作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

一作及

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

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潛入細潤正狀好雨發生雲黑火明雨中夜景紅濕花重雨後曉景應時而雨如知時節者雨驟風狂亦足

損物曰潛曰細寫得脉脉綿綿於造化發生之機最為密切三四屬圓五六屬見申涵光曰好雨知時節此

毛詩所謂靈雨也周王褒詩時節無春冬抱璞子

藏華於當春莊子春氣發而百草生易隨風興

鹽鐵論周公太平之時旬而一雨雨必以夜吳志臧

均曰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細無聲即鹽鐵論所謂

雨不破塊也沈約詩野徑既盤紆何遜詩澄江照

遠火梁簡文帝詩漬花枝覺重言經雨紅濕花枝若

重也杜臆重
字無人能下

春水

同上年 江淹
別賦春水綠波

三月桃花浪

一作水

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

一作岸

碧色

動柴門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爭浴故

相喧

英華作不知無數鳥何意更相喧 上四春江水流
漲下四春江景事 水深則線短故釣須接縷水

高則近岸故車可連筒鳥浴聲宣得水為樂也 漢溝

漁志來春桃花水盛注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花始華

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眾流猥集波瀾盛長

故謂之桃花水桃花水又見杜欽傳趙曰韓詩於漆與

消方渙渙分注云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 王粲詩牽

彼江流爰逆靡期 曹毗賦飛鷺下乎沙尾 別賦春

草碧色 黃石公記芳餌之下必有懸魚 李實曰川
中水車如紡車以細竹為之車骨之末縛以竹筒旋轉
時低則留水高則瀉水故曰連筒灌小園若夔州府修
水筒則引山泉者畝以沼切挹水也杜鰲昔在蜀見水
車連綴竹筒於轉輪上以灌田園其來久矣 庾信有
小園賦 朱超獨棲馬詩寄語故林無數馬會入羣裏
衣 比毛

江亭

從舊次編在
上元二年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

胡夏客云
在疑作住

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

區兩切

裁詩

草堂本云江東猶苦戰回首一顰眉 上四
江亭之景下乃對景感懷 水流不滯心亦

從此無競聞雲自在意亦與之俱遲二句有淡然物外
優游觀化意春暮之時物各得所獨羈旅無歸攸哉
詩以排悶末句應上長吟坦腹借用王羲之東床坦
腹字應瑒詩永思長吟陰鏗詩王城野望通易
水流而不盈左傳心則不競西王母白雲謠白雲
在天山林自出何遜詩沙汀暮寂寂歸去來辭木
欣欣以向榮黃生謂結語宜從草堂本當此春光和
煦物各得所思及人猶告戰不禁傷心處額矣今按此
時惟河北未平耳
江東却無所指

張九成子韶曰陶淵明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
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
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必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雲
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
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渾淪難輕議也
王嗣真曰中四居然有道之言公性稟高明當閒

適時道機自露故寓得通透如此覺雲淡風輕無此
深趣 按此章云欣欣物自私有物各得所之意前
詩云花柳更無私有與物同春
之意分明是沂水春風氣象

早起

依舊次在上元二年
內經早卧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墮

徒回切

岸開林出遠

山一邱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瓶中得酒還

惟幽事關心故春常早起次聯幽事之在外者三聯幽
事之在內者童僕携酒可以遂此幽興矣 吳論江岸
將墮故貼石以防之遠山蒙翳故雜林以出之 墮下
墜也 隋煬帝詩雲散遠山空 一邱指草堂班固書
嚴子棲遲一邱之中不易其樂張繡啟至於一邱一壑
自謂出處無辨 王褒四子講德論曲折不失節 戰

國策緩步

以當車

方虛谷曰杜此等詩乃晚唐之祖千鍛百鍊似此者極多尾句別換意亦晚唐所必然者

落日

此及下章大抵皆上寶間作姑依蔡氏附在上元二年之春黃鶴編在寶應元年亦無確據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岫圃樵爨倚灘舟

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愁

一云酌罷

一云一酌罷人憂

此咏春日暮景春事幽領起中四

芳菲樵爨溪前幽事啁雀飛蟲堂前幽事皆承落日言

趙汴注首句天然晚景得句在此故以命題杜臆

公見此幽事情與景會不自知其樂之所自而歸功於

酒曰是誰造汝一酌而千憂俱散乎然亦由胸無宿物

故能對景忘憂耳

庾信詩簾鉤銀蒜條楚辭芳菲

滿堂庾信詩園苑足芳菲 史記樵蘇後甕趙曰樵
甕之舟倚灘而泊 東方朔曰積憂者得酒而解

謝茂秦曰五律首句用韻宜突然而起如落日在簾
鉤是止 趙汸曰唐詩關雀翻簷散鶯蟬出樹飛宋

梅聖俞詩懸蟲低復上
關雀墮還飛俱本此詩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

寬心應

平聲

是酒遣興

去聲

莫過

平聲

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

汝期

年老逢春上四自惜寄情詩酒下四自遣起二

已領全意言花有何事而急飛去乎我衰老之人
願春色少留也 杜臆三四正發願春遲到此歡娛之
地惜非少壯之時不復能有為矣今惟借詩酒以寬心

遣興此意惟陶潛能解而恨予生之晚也蓋陶雖隱約於柴桑栗里間觀其美三良之殉主羨荆軻之報仇慕田疇之節義知其非忘世者但不逢時耳公亦有志濟世而厄於窮愁故託之以自況歟通首逐句流對似古詩却是律體清麗逸宕

申涵光曰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是歡娛恨白頭註脚下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語近淺率矣如定官後詩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詞亦近但此皆開長慶一派非盛唐氣象也

獨酌

黃鶴編在上元二年作周王褒詩獨酌止輕醪

步屨

一作步履一作倚杖

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

趙作藥

行

戶郎切一作倒

蟻上

上聲

枯梨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

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上四獨酌之景下四獨酌之情
步林向晚獨酌從容故得詳玩物

情此時逸興自娛可以忘情榮祿矣
倒蟻便與仰峰同意下四句輾轉說來有自憐自慰
意言才劣見棄非同真隱但對此幽勝聊以自怡耳才

薄劣故無軒冕之志非真隱又何敢笑傲當時乎
南子深林叢薄謝靈運詩彼美邱園道喟然傷薄劣

南史何尚之致仕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攝
職袁淑錄古隱士有跡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
弘景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
冕之謂也謝朓詩志狹輕軒冕
莊子今之所謂得志者軒

徐步

黃鶴從舊次在上元二年春
作晏琰詩徐步寡逢迎

整履

一作履
一作履

步青蕪荒庭日欲晡
芹泥隨燕觜藥粉

集芥

隱筆記作藥
粉一作花藥

上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

平聲才見忌實有醉如愚

上四徐步景物下四徐步情事
此庭內徐步也燕銜泥而至

蜂採藥而回皆在日晡以後步而把酒故至傾衣步而吟詩故猶搗杖才見忌承詩醉如愚承酒曰從曰信猶

云憑他任他杜臆公閒暇疎懶卧時多而行時少故須整履而起張協詩荒庭寂以閒列子日至於悲

谷是謂晡時論語不違如愚補註埤雅云蜂蝶醜昏以鬚嗅鬚蓋其鼻也故杜詩云花藥上蜂鬚

懶真子曰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酌詩云步屢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

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紫花藥上蜂鬚且獨酌則無厭酬也徐步

則非奔走也以故蜂蟻之類細微之物皆能見之若與客對談或急趨而過則何暇致詳至是嘗以此問

諸舅氏舅氏曰東山之詩蓋嘗言之伊咸在室嬌綃
在戶叮嚀鹿場燭燭宵行此物尋常亦有之但人獨
居閒處時乃見得親切

耳杜詩之原出於此

寒食

黃鶴從舊編在上元二年浣花溪作歲時
記去冬至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據歷在清

明前二日

寒食江邨路

一作樹

風花高下飛汀烟輕冉冉竹日淨暉

暉田父

一作舍

要

一作聲

皆去隣家問

一作開

不違地偏相識

一作作

失
盡雞犬亦忘歸

一作機

寒食所接之人

上四寒食所見之景下四
招要則赴饋問不

辭人情既相親狎至於雞犬忘歸物性亦與之相忘矣
江總詩風花拂舞衣陶潛詩冉冉星氣流何遜

詩暉暉祝落日 陶詩田父有好懷 劉向新序出訟
隣家未為通計 詩雜佩以問之注問遺也 漢書高

帝作新豐一如豐沛道路人家難犬放之皆
識其家 達注江都止八九家故盡相識

石鏡

石鏡琴臺二詩黃鶴編在上元二年成都內
顧注公詩有云石鏡通幽魄琴臺點絳唇乃

後來復遊者 華陽國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
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無幾物故蜀王
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
石鏡表其門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
曳邪之歌龍歸之曲窠宇記冢上有一石厚五寸
徑五尺瑩徹號曰石鏡楊德周曰路史開明妃墓
今武擔山也有二石闕武陵王蕭紀掘之得玉石
棺棺中美女顏色如生體如冰掩之而寺其上鏡

周三丈
五尺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冥憐香骨提攜近玉顏衆

妃無復

扶又切

嘆千騎

去聲

亦虛還獨有傷心石理輪月

黃作

玉

宇間

上四叙石鏡之由下則觀鏡而生感也

當時

之後衆妃既去千騎亦歸獨有山留片石長映月光而

已傷心石謂哀思寄於此石嘆謂送葬哀聲他注謂

衆妃妬寵美人亡而無復歎恨語意太曲易林悲哀

哭泣送死離鄉

謝惠連祭古冢文

號為冥冥君

張

華詩死間俠骨香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輪指圓

鏡後漢張綱埋輪都亭此借用其字

江總詩月字照

方疏宋之間詩賓至

星槎落仙來月宇空

兩詩護古人之好色也一則死後猶憐一則病中高
愛當時卷戀若此豈知美人黃土鏡前無色臺畔無

聲則痴情昏
屬幻相矣

琴臺

寰宇記益部耆舊傳相如宅在州西笮橋北
百許步有琴臺在焉成都記琴臺院以相

如琴臺得名而非其舊舊臺在城外沈花溪之海
安寺南今為金花寺元魏伐蜀下營於此掘壘得
大甕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
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為六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

花留寶曆

益涉切

蔓草見

音現

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

扶又聞

上四邇琴臺遺事下則登臺而吊古也

病後

切

猶愛言

鍾情獨至酒肆二句寓茂陵生前之事

是昔日琴臺野花二句想文君歿後之容是今日琴臺
歸鳳求凰乃當時琴心所託末故用此作結史記司

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字長卿以貴為郎因病免歸而家貧時卓王孫有女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自滌器於市中又曰相如常有消渴病既病免家居茂陵庾信詩茂陵忽多病漢書韋昭注壚酒肆也莊子內篇有人問世江淹詩日暮碧

雲合佳人殊未來

江總詩野花不識采

說文靨頰

輔也趙曰寶靨花鈿也

面陽雜俎近代妝尚靨如射

月曰黃星靨靨鈿之名蓋自孫和鄧夫人始朱注唐時

婦女多貼花鈿於面謂之靨飾李賀詩花合靨朱紅是

也詩野有蔓草

班婕妤詩素賦或羅裾之綺靡江

總妻賦庭草詩雨過草芊芊連雲鎖南陌門前君試看

似妾羅裙色

左

思詩寥寥空宇內

按趙汭注云玩人世於酒肆之中思暮雲於琴臺之上狀其不羈而多情此說得之他家謂酒肆徒傳人

世琴臺空映暮雲與下截混同故不必從黃生曰
作此題者有二種語輕薄之士慕其風流道學之儒
識其流佚慕者徒勝艷詞譏者動多腐句均去風雅
遠矣此詩低徊想像若美之不容口者其實譏世俗
之好德不如好色耳清辭麗句攀屈宋而軼

齊梁豈後世文士老儒所能望其後塵哉

玉臺新咏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
求其風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日登斯堂有艷淑
女在閨房室通人遐愁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又歌
曰鳳兮鳳兮從我棲得北竿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
相怡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羽俱
起翻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悲

春水生二絕

鶴注此當是上元二年春作詩
云小灘渾渾欲平則在浣花溪矣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

蘇一云

渾

聲平

欲平鴈鵲鵲

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此章見春水而喜 趙曰玩末二句意公可謂與物委蛇

而同其波矣

吳志孫權傳春水方生 淮賦鵲鵲尋邪而逐害

一夜水高二尺

杜臆作丈

强數日不可更禁

平聲

當南市津頭

有船賣無錢即買繫

音計

籬旁

此章見水至而憂 强多也禁當禁止也無錢買船

誠恐水沒草堂耳 篇用常俗語而不害其為超脱如此章是全

羅大經曰少陵詩有全

江上值

一作置

水如海勢聊短述

此當是上元二年 吳論江上值

水勢如海公見此奇景偶無奇句故不能長吟聊為短述耳題意在下三字故通篇皆作自謙之詞

詩云春來花鳥又言新添水

檻蓋草堂成後又逢春水也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

從黃鶴本
別作興

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

涉畧

切

浮槎晉人舟馬

於度切

得思

去聲

如陶謝手令

平聲

渠述作

與同遊

此一時拙於詩思而作也少年刻意求工老則詩境漸熟但隨意付與不須對花鳥而苦吟愁

思矣檻外浮槎代作釣舟此水勢之盛也才非陶謝無此述作聊為短述而已杜臆玩末二句公蓋以陶謝詩

為驚人語也此惟深於詩者知之雖死不休甚言求工趙注將愁字屬花鳥說蓋詩人形容刻露花鳥亦

應愁怕猶崔日用詩朝來花鳥若有情也說文檻欄也軒窓之下為欄曰欄以板曰檻槎木筏也楊師道

詩卧柳礙浮槎

渾昏也漫徒也替代也

陶謝謂淵明忠連

抱璞于徒疲勞於述作

呂氏童蒙訓曰陸士衡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疎動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朱漸曰少陵對錦江水而袖手青蓮對黃鶴樓而擱筆其警悟後學不淺然玩領聯亦有漸老漸熟之意故字用借對法今按作詩機神偶有缺鈍忽然機到則曰詩應有神助忽然機澀則曰老去詩篇渾漫與若云公自五十後年衰才盡何以又曰晚節漸於詩律細乎今考夔詩如秋興八首諸將五首詠懷古跡諸作皆極精彩未可謂皆率意漫與也

黃鶴本及趙次公註皆作漫與韻府羣玉引此詩亦作漫與王介甫詩粉墨空多真漫與蘇子瞻詩袖手焚筆硯清篇真漫與皆可相証諸家因前題漫與九首遂并此亦作漫與按上聯有勾字次聯又用興字

不宜疊

見去聲

水檻遣心

一作興

二首

邵注草堂水亭之檻言
憑檻眺望以遣心也

去郭軒楹敞無邨

草堂本作林

眺望賒澄江平少岼幽樹晚

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

家

此章詠雨後晚景情在景中
中四皆水檻前所眺望者未聯遙應郭邨以見郊居之清曠八句排對各

含遣心

梁簡文帝詩細雨暗前入
黃帝曰成都戶

十六萬九百五十比云城中十萬戶雖未必及其數亦

夸其
盛耳

樂石林曰詩語忌過巧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之妙
如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虛設細雨著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音干枕席清

不堪祗

音支

老病何得尚

一作向

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

此生

次章說初晴晚景下四言情樂潤承雨衣乾頂晴老病忘名酒送餘生此對景而遣懷也蜀中

雅州常多陰雨號曰漏天

陶潛詩夜中枕席冷杜

臆曰愛把見無奢願也

遠注公詩喜用送字如送老

送此生之類然亦有本謝朓詩遠近送補注王勃詩

春日沈約詩送日隱高閣亦曾用之矣

林塘花月下

別是一

番春

江漲

梁氏編在上元二年杜臆時必蜀中有兵亂感江漲而起興故有末句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魚

鼈為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

雨降雪融

江漲之由地轉天浮江漲之勢魚龍失所江漲所驅輕帆浮海江漲有感也次聯句意警拔全在吹蹴兩字

下得奇雋近岸故為人得窟移故不自謀洙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鶴曰蜀山高而陰經年雪不消今惟

水勢之盛衝之而流也海賦似地軸拔挺而爭迴又浮天無岸地轉天浮四字本此郭璞詩高浪駕蓬萊

新序魚鼈之居也康深而之淺故得史記孔子世家蛟龍不合陰陽滄洲神仙境界也何遜詩獨宿下滄洲

朝雨

當是上元二年秋作

涼氣曉

一作晚非

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鳶

一作鳶

藏近渚雨燕

集深條黃綺終辭

一作投

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

得過清朝

一作宵涼氣江雲雨勢驟來鳶藏燕集禽鳥避雨也

上四朝雨之景下四對雨感懷

又以古人自況蓋將託草堂於世外歟
庾信詩驚花亂眼飄又雲光偏亂眼四

皓避秦入商洛山漢高帝召之不至夏黃公綺里李四

皓之二人也庾闡閒居賦黃綺結其雲樓
漢書王莽

以安車迎薛方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逸士傳

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

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

洗其耳
陶潛詩清朝起南窓

晚晴

杜鵬朝雨而晚晴乃同日所作何遜詩寒雲對晚晴

邨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書

亂誰能帙杯乾

音干

自可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

草薰

映簾晚晴之景整書酌酒晚晴之事末有與俗相安之意言時聞蜀人之論未嘗怪此一潛夫也本傳謂公

在成都典田夫野老相狎蕩蓋能親厚於人而人共悅之故有後二句洪注老夫潛只是說老潛夫特倒拈以

協韻耳蓋注因後漢王符有潛夫論遂將論字屬自己其說難通曹植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陸瓊

詩庭幽花似雪詩庭其夕陽別賦陌上草薰鮑照詩北園有細草貴生注江色映簾夕陽返照故也

梁元帝詩疎簾度晚光子虛賦願聞先生之餘論孔融書乃使餘論遠聞宋書江夏王傳如聞外論不以為非

高枊

從舊次在上元二年

爾雅梅枊注似杏實

鶴曰公有

枊樹為風雨所拔歌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云倚天栢樹草堂前此云接葉製茅亭歌云浦上
童童一蓋青此云江邊一蓋青故知即此栢樹也

栢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

景音影陰猶合微風韻可聽

平聲

尋常絕醉困卧此片時醒

中四皆屬叙景但近根接葉連上栢樹落景微風起下
醉卧仍在上下四句分截 開壑土也 謝朓詩落景
皎晚陰 蕭子範詩試逐
微風遠 醉困即酒困也

惡樹

黃鶴編在
上元二年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多枸

杞因

一作
因

吾有雞棲奈汝

一作
爾

何方知不材者

一云
木

生

長

丁丈切

漫婆娑

上四厭惡木難除下嘆其徒生無益
惡木剪運多起下四句吉枸杞延年若

因吾而有者難棲賤樹奈何其復叢耶可見不材漫生
物類亦有然者古銘毫末不斷將尋斧柯何遜詩

惡木寧無幹道書千年枸杞其形似犬故以枸名高

隱外書朱孺子居大岩巖食枸杞根身輕朱注急就

篇注皂笑樹一名難棲魏志劉放孫資父典樞要夏侯

獻曹肇心不平殿有難棲樹二人相謂此亦父矣其能

復幾莊子此木以不材得終天年詩注婆娑舞貌

世說殷仲文與衆在廳視槐良久嘆曰此樹婆娑婆娑無復

意生

江畔

一作上

獨步尋花七絕句

鶴曰詩云東望少城
花滿烟當是在浣花

漢作舊編在寶應元

年朱本編在上元二年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

原注解斯

經旬出飲獨空床

首章乃尋花獨步之由杜臆顛狂二字乃七絕之

融吾酒徒

網不達酒伴故獨步花前耳

徹盡也 晉陽秋謝尚收涕告訴

稠花亂藥裏

舊作畏正異定作裏

江濱行步歌危實

一云獨

怕春詩

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遠注此初至江邊而作行步歌危老年

之狀詩酒堪使不須慮死也前二自悲後二自慰杜

應前云花惱此云怕春皆用反語詩酒曰驅使白頭曰

料理出語皆奇淮南子包裏於天地之間此裏字所

本趙曰裏江濱兩岸俱有花也司空圖詩千英萬萼裏

枝紅即此意王粲詩率彼江濱世說韓康伯母問

二吳哭母哀語子曰汝若為選官當先料理此人又王

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
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

應

平聲

須美酒送生涯

吳論此過臨江數家而作兩三家家之少紅白花之繁曰多事

亦有惱花意酒送餘生不殊春色便是報答處多事
就花間言遠注謂種花者多事非李白詩桃花能紅

李能白

梁元帝詩徒望春

光新

曹植詩美酒斗十千

東望少

去聲

城花滿烟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

盞

一作鎖

喚取佳人舞繡筵

吳論此回望城中而作少城居密故烟氣蒙花招飲無

人所以望樓與歎杜臆變烟花為花滿烟化為腐為新
左思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舍賈商之

淵注少城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元和郡國志少城在成都縣西南一里黃生以百花樓為少城酒樓希謂在百花潭上未合

黃師瑒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

可愛深紅愛

晉作映一作愛一作與

淺紅

吳論此至黃師瑒前而作春時懶倦故倚風

少憩師亡無主則深淺紅花亦任人自賞而已朱注

疊用愛字言愛深紅乎抑愛淺紅乎有令人應接不暇

意陸游老學菴記余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

卒此何處答曰師瑒也蜀人呼僧為師葬所為瑒乃悟

少陵黃師瑒前之句庚信詩深

紅蓮子艷朱迢道詩蘭心帶淺紅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

吳論此至貴四娘家而作師塲貴家歿存雖異但看春光易度同歸零

落耳故復有花盡老催之感此三章聯絡意也梁元帝詩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古樂府澤雉飲啄常

自在陳後主詩嬌鶯含嚬偶駱賓王詩分念嬌鶯一種啼

不是愛花即欲

一作死即索死

只恐花盡老相催繁

枝容易

去聲紛紛落嫩藥一作藥

商量細細開

平聲遠注末章總結乃惜

花之詞愛花欲死少年之情花盡老催暮年之感繁

枝易落過時者將謝嫩藥細開方來者有待亦寓悲老

惜少之意鍾惺云前二語即惱花怕春意商量細開

不欲其一往而盡也遠注每首尋花章法各能變化

進艇

鶴注詩云南京父客當是上元二年作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

一作卧

北牕畫引老妻乘

小艇晴看

平聲

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

本自雙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

此公卜居從乘舟以

遣興也中四喜妻子相聚賦而兼比末則隨寓而安聊以自慰耳南京謂成都北望指長安范蠡舟中所見

者若漿舟中所攜者相逐比子並蒂比妻杜鰥讀起語知非真快心之作所謂駕言出遊以寓我憂者公艱

難入蜀得攜妻子此不幸中之幸也故形之於詠歌明皇幸蜀號成都是為南京置尹比兩都易林久客無

林詩佩載南畝庾信詩蘭門還北望別賦造手分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陶潛傳高卧北牕淮南

子越舸蜀艇庾信詩小艇釣蓮渚船小而長者為艇年子深不絕涓流稚子浴其洲梁武帝詩飛飛雙蛺

蝶低低兩差池 初學記宋有天淵池華林池池有雙
蓮同幹芙蓉異花並蒂 爾雅荷芙蓉注別名芙蓉江
東呼為荷 洛陽伽藍記北魏侍中楊元慎曰菰稗為
飯茗飲作漿 招魂濡鼈炮羔有柘漿些注柘謂蔗也
取諸蔗之汁以為漿飲 鄒陽酒賦醪釀既成綠瓷既
啟 瓷不讓玉言貴賤齊視也抱樸子日月無謝於精
明鮑照詩無謝堯為君何用
知柏皇無謝皆作不讓解

葛常之曰北征詩云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
松聲迴悲泉共幽咽是時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以得
見妻兒為幸至泰州則有蠟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
之句已非北征時矣及成都卜居後江卽詩云老妻
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進艇詩云盡引老妻
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
戲之際則又異於客秦時矣 申涵光曰南京久客
耕南畝北望陽神坐北牕南北字疊用對映杜詩每

戲為之如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桃花細逐楊花落即從已峽穿巫峽之類後人效之易入惡道

一室

一室即草堂此當是上元二年作若在元年方構草堂豈遂欲舍蜀而去荆蠻乎舊編非

是

後漢陳蕃曰大丈夫處

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一室他鄉遠

一作老

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

船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

一作千

應

同王粲宅留井

峴山前

公在蜀而懷楚也正愁二句承上暮景亦起下意聞笛而愁以留蜀多病故也獨立見船適荆

將在何年乎襄陽本公祖居故欲留跡其地舊注謂留井於蜀者非峴山遺井在荆不在蜀也遠注巴蜀來

荆蠻去各三字一讀張載詩鳴鶴貼空林泰國策西有巴蜀涿注成都記其西即隴之南首故曰隴蜀以

與已接復曰巴蜀荆蠻楚地詩蠡雨蠻荆王粲七哀
詩遠身適荆蠻襄沔記王粲宅在襄陽縣西二十里

峴山坡下宅前有井人呼為仲宣井

趙汾曰此詩三四景在情中客寓無聊之感也句法
與鈎簾宿鷺起九藥流鶯轉同如卷簾黃葉落鎖印
子規啼又其尚高也但此猶出聞見二字為稍異耳

所思

鶴注編在上元二年蔡夢弼曰崔漪蓋自
吏部而謫荊州司馬也唐書杜鴻漸傳祿

山亂肅宗至平涼鴻漸與節度判官崔
漪定議興復謝朓詩開襟望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

原注崔吏部漪

謫官

一作居

樽酒

一作俎

定常開

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

盡欲問平安無使

去聲

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唐艷

瀕堆

上四懷崔司馬下傷音書濶絕也告憶二字直貫通章杜臆官雖謫酒常開便見司馬胸次或醒

或眠顛狂落拓真得酒中趣者此為醉司馬傳神而相憶已在其中五六彼此互言更見兩情遙企在已則有懷欲罄在彼則信使莫通此所以苦憶淚零而欲憑江水以達之也此詩備寫苦衷語語足泣鬼神朱瀚曰

九江一柱荊州謫居之地

顧注懷抱懷崔之意向人

達人間訊也舊以懷抱屬崔者非

易樽酒簋飯

貢九江孔戢蔡傳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沅水漸水元水

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

揚德周曰此九江斷主蔡傳若潯陽之九江乃揚州境

與一柱觀不合矣
渚宮故事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

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一統志在松滋縣東邱
家湖中劉孝綽詩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古詩臨

風送懷抱 古樂府問客平安不 馬驚歌淚泣泣兮
雙懸 荊州記灩澦如馬瞿唐莫下灩澦如象瞿唐莫

上瞿唐峽在夔州
峽口有灩澦石

王嗣奭曰此詩觀頭借對日落五六接上失嚴此不
縛於律所謂不繩削而自合也不知者以為憤然自
放矣 洪邁容齋隨筆云七言律大抵多引韻起若
以倒句入尤峻如杜幽棲地僻經過少是也然猶是
對偶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是也樂
晦叔昔贈予詩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況是客歸時
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
惡別於生處易為悲梅花盡落清江上點淡西風凍
雨垂正
用此體

聞斛斯六官未歸

舊次在上元二年成都作 斛
斯復姓名融公所謂南隣愛酒

伴者

故人南郡去去索

蘇則切

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

平聲室

倒懸荆扉深蔓草土銼

粗卧切

冷疎烟老罷休無賴歸來

省醉眠

此為斛斯耽酒而諷之也賣文得金李北海亦嘗為之若索錢則不雅矣得錢即飲飲醉即眠

少年有此亦近無賴况老尋醉鄉不顧其家故囑其早歸以為善後之計朋友相規之義也鶴曰南郡江陵

府也吳志南郡在荊州南

王隱君歌前度相逢正賣

文左傳室如懸磬

詩野有蔓草

御覽說文云銼

鑢也纂文云鑢音副釜大者曰鑢困學記聞土銼乃

黔蜀人語黃鶴云銼瓦鍋也陶潛詩窺窻不見烟

老罷言老則百事皆罷矣南史蔡興宗傳太尉沈慶之曰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無賴無所倚賴而為不肖

也詳見三卷 晉書阮

籍傳籍方據按醉賦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去聲尹

朱注依草堂

元二年此蓋出郭後寄二尹者唐書青城縣屬
蜀州因山為名全蜀統志青城縣廢縣在灌縣南四
十里元和郡國志青城縣垂拱二年改為蜀州開
元十八年仍為青城今按唐書青城乃蜀州之屬
邑據元和志青城與蜀州是一地而兩名也杜詩
既有青城又有寄高蜀州詩當如唐書之說鶴
注青城乃蜀州外邑在成都之西唐書京兆河
南等府有少府二人掌貳府州之事時成都稱南
京故置少尹

老被樊籠役

一作老恥
妻孥笑

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

憶吾

一作君

曹東郭滄江

浪一作

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

楚

切底病回首興

去聲 湔湔

首聯往青城之故興縣指青城吾曹指二尹五六申投異縣七

八申憶吾曹

鳥在樊籠不能奮飛嘆已之羈旅踟躕

也樊籠與出入相闕別

本作要挐笑語稍直率下截

大意言江山跋涉如此則文章何救於貧乎惟回首故

人詩興猶覺湔湔耳趙次公注差病除也言雖有文

章差得何病乎正與章首相應朱注云差是差錯之差

病如聲病之病言文章之不利差在何病乎回首二子

興自湔湔蓋以詩道自信之詞二句不同今從趙注

陶潛詩久在樊籠裏蔡邕詩他鄉各異縣晉書王

衍曰吾曹雖不如古人括地志李冰穿郫江檢江來

自西北合於郫之東南今有合江亭洙曰蜀城之東

二水合流而南下土人謂之合水西山近接維松上有

積雪經夏不銷寰宇志傍便山在縣西與青城山連接

谿谷深遠夏積冰雪世說殷顓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匡謬正俗俗謂何物為底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何但直云等物耳底音丁

兜反

淮南子日涵涵以自新

野望因過常少

去聲仙草堂本編在上元二年青城

常少仙蜀本注云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昔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少仙者猶今俗呼為仙尉朱注詩未幽人指常少仙也黃鶴云少仙當是常徵君公後有寄常徵君詩徵君晚節傍風塵

野橋齊渡馬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入

邨樵徑引嘗果栗鰕

一作圓

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

上四野望之景下四過常情事 青城灌口野望所見入邨訪常也常果留公也日盡未遣見其款洽多情

方云野外之橋可連騎者少齊渡馬三字寫景特佳
杜臆少府稱幽人知非在任者沈佺期詩野橋疑望
日鶴曰蜀州青城縣有青城山州內又有灌口元和
郡國志灌口山在彭州導江縣西北二十六里蜀州東
北至彭州一百二十里漢文翁穿蒲江灌漑故以灌口
名洙曰秦守李冰疏鑿離堆以灌蜀土因得名范成
大吳船錄將至青城當再渡繩橋橋長百二十丈分為
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元和郡國志大江經青
城縣北去縣二里宋初益部方物贊天師栗生青城
山中他處無有似栗味美以獨房為貴父食已風攀
西溪叢語集韻皺側尤切革文蹇也漢上題襟周繇詩
開栗弋之紫皺賢休云新蟬避栗皺又云栗不和皺落
即栗蓬也蔡曰皺當作皺
皮裂也易利幽人之貞

丈人山

御覽玉匱經云黃帝遍歷五嶽封青城山
為五嶽丈人一名赤城一名青城都一名

天國山為第五大洞實仙九室之天對郡西北在岷山南連峯掩映互相連接靈仙所宅神異甚多

寰宇記山在青城縣西北三十二里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

去聲

首記登山覽勝魏文帝雜詩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智度論若入寺時當歌頌讚嘆不唾僧地青城山記竄封先生棲於北巖之上黃帝築壇拜為五嶽丈人晉代置觀謝朓敬亭山詩即此凌丹梯注丹梯山也

丈人祠西佳氣濃緣雲擬住最高峰掃除白髮黃精在

君看他時冰雪容

此欲託迹幽棲也故以遊仙之意作結

遠注山屬仙境此章五七言

各半蓋唐人七古長短參用如李頎送劉昱詩亦然陶潛詩山氣日夕佳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綠雲上

征 謝靈運詩 迢遞瞰高峰 釋寶月詩 情人為我除
白髮 敬元子詩 我欲將黃精 流丹在眼前 莊子藐
姑射之山 有神人焉 肌膚若冰雪 綈約若處子

寄杜位

朱注位為李林甫壻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
林甫卒 位之貶官必在十二載 自十二載

癸巳至上元二年辛丑為九年 詩舉成數 故云十
年流也 邵注公有送柏別駕赴江陵詩 題知位以
行軍司馬 移在江陵矣 一統志玉壘在灌縣西北
二十九里 灌縣乃唐之導江 青城二縣地 蓋其山
自導江而接青城界也 詩云玉壘題書心 緒亂又
知在青城 所作草堂本與青城諸詩同 編入上元
二年得之

近聞寬法離

去聲一作別

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 逐客雖皆

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扶又塵一云隨眼

鬢髮還應

平聲雪一云

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

曲江遊

此為杜位移州而作也離新州叙事尚百憂推心逐客二句承新州言流竄之久干戈二句承

百憂言離亂堪傷末送寄詩之意猶恐後會難必也顧注同是貶竄於鄭虔曰嚴譴於杜位曰寬法以見輕重失宜此老杜春秋之筆澤州陳冢宰曰鄭初貶官故用嚴譴位離貶所故用寬法非欲以此翻兩人罪案也

位從新州移江陵尚未還家故云懷歸時有史朝義段子璋之亂故曰塵隨眼唐書新州新昌郡屬嶺南

道至京師五十五里詩豈不懷歸又離此百憂蜀都賦包玉壘而為宇劉注玉壘山名湔水出焉

在成都西北左峴曰玉壘有二一在威州一在灌縣此指灌縣之玉壘孫萬壽詩心緒亂如絲原注位京

中宅近

西曲江

顧宸曰是一紙家書率直摭寓不待致飾曰近聞曰想見曰雖皆曰已是曰況復曰還應曰何時更得只此數虛字中情文厯亂俱寓出心亂之故骨肉真情溢於言表矣 盧世灌曰字字排空却字字蹊實妙不可名狀

送裴五赴東川

鶴注此當是上元二年在成都作時史朝義未平故云何日通燕塞

東川屬

蜀潼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

平聲

平聲

門東行應

平聲

暫別北望苦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

論

平聲 從在蜀說向東川四句分截 顧注裴必負 匡時之志者故以高義動乾坤稱之 何日得通燕

塞乎無使同老蜀門也東行承蜀北望承燕 張遠注 悲秋之意非君莫可與論今復從此而去蓋重傷之也

高義 宋孔欣詩流落尚風波 孔叢子羈旅之臣慕君之 張衡詩側身北望淚霑巾 別賦黯然銷魂者

惟別而已 楚辭 竊獨悲此漂秋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鶴從蕩次編在上元二年成 都詩內 江淮吳會皆稱江

也 東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

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

一作急

白馬江寒樹

影稀此別應

平聲

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

一作能

歸

此送

別韓君而作也上四江東省親有喪亂之感下四蜀江
送別有故鄉之思張綆注韓蓋公同鄉人必其父母
避亂江東而往省之玩次聯及結可見亂後不能養
親則萬事之失所可知矣骨肉飄零彼此同感正嘆兵
戈之害黃牛白馬出峽所經兼寓冬日之景各努力謂
俱訪天倫未同歸謂猶阻兵革朱瀚曰灘聲樹影二句
在韓是一片歸思在杜是一片離情氣韻淋漓滿紙猶
濕杜臆故鄉指洛陽蔡琰胡笳兩國交歡兮罷兵
戈列女傳老萊子老奉二親行年七十身著五色班
斓之衣作嬰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東哲補亡詩卷
戀庭闈心不遑安注庭闈親之所居水經江水又東
逕黃牛山注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
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行者
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一

統志黃牛山在夷陵州西九十里白馬在崇慶州東北
十里朱云唐蜀州今為崇慶州他注引九域志江陵白
馬洲者非薛道衡詩征途非白馬水勢類黃牛亦以
白馬黃牛作對梁元帝詩灘聲下濺石陳後主詩
樹影帶江沈魏文帝樂府男女居世各當努力蘇
武詩遊子戀故鄉補注王勃詩堰絕灘聲隱峰交樹
影深亦連

用作對

謝榛曰凡七言八句起承轉合具有四聲歌則揚之
抑之靡不盡其妙如此詩首聯以平聲揚之也次聯
以上聲抑之也三聯以去聲揚之也四聯以入聲抑
之也平仄以成句抑揚以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勻抑
多揚少則調促

柵

一作高

樹為風雨所拔歎

朱注考草堂本此與茅
屋歌俱編入上元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成都詩內今從之黃鶴據史永泰元年三月大風拔木謂此詩作於其時太泥

倚江柵樹草堂前古

一作故

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

為

去聲

此五月髣髴聞寒蟬

堂依柵樹此卜居之由五

高則響細陰多則氣涼故髣髴如聽寒蟬

申涵光曰

首二似七律起語

鮑照詩哀哀古老客

哀江南賦

誅茅宋玉之宅

楚辭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

東南

長門賦時髣髴以物類兮

江道詩寒蟬向夕號

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

晉作幹

排雷雨猶力爭

根斷泉源豈天意

風雲雷雨一時並作乃樹所由拔也杜臆天意二字宜玩恐草堂終非

吾有也蓋以柵樹卜之

詩飄風

滄波

一作蒼茫

老樹性所

自南莊子雲氣不待旋而雨

愛浦上童童

一作亭亭

一青

一作車

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

不過聽

平聲

竽籟

追叙未拔之先

佳景堪玩

樹映江波

尤為可愛且垂蔭足避霜雪迎風如聽

竽籟故客行至此頻留而不過

劉刪詩

孫石滄波裏

高唐賦

纖條悲鳴聲似竽籟

陶潛詩事勝感行人

高唐賦

纖條悲鳴聲似竽籟

虎倒龍顛委榛

一作荆

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

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梅樹既拔

倍增旅况淒涼矣正

龍顛言仆路之狀即病柏持偃蹇

王聚詩

城郭生榛棘

梁簡文帝詩

淚痕

段各四句

王聚詩

城郭生榛棘

梁簡文帝詩

淚痕

未燥詎終朝

吳質書

憤積

於胸臆

陶潛詩

貽爾新詩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

平聲

卷我屋上三重

平聲

茅茅飛渡江灩

一作

江郊高者挂罥

古天切

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

一作堂

坳

於交切

此記風狂而屋破也

楚辭鳥次兮屋上

李善選注

楚辭秋高而氣清

罥結也

塘坳水塘作坳埵形也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

南邨羣童欺我老

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昏焦口燥呼

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此歎惡少陵侮之狀對面即飛花

後漢蔡邕傳盜

賊公行

淮南子昏焦肝沸有今無儲曹操樂府來日大難口燥喉乾此蓋蔡用之也

俄頃風定

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

一作象

鐵嬌兒

惡

如字蔡讀
鳥卧切

卧踏裏裂牀頭

從郭知達
一作牀牀

屋漏無乾

音
干處

兩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

去聲

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

徹

此傷夜雨侵迫之苦

在第三句換韻

庾信詩書
卷滿牀頭齊民要術方言種麻截兩脚新序原

憲達戶窺牖上漏下濕秦嘉詩長
夜不能眠徹乃徹曉即達旦意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

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

一作環

受凍死

一作意

亦足

末從
安居

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與之意
章前後三段各五句中段八句

此亦兩韻轉換
列于北宮子庇其蓬

室若廣廈之蔭

嚴助傳天下之安猶太山而四維之
也朱注突兀見此屋即廣廈千萬間也白樂天詩安

得布表長萬丈與君都
蓋洛陽城即祖此意

石笋行

趙注謂詩作於上元元年今按此下三首
詞格相同恐俱是上元二年所作鶴注通

鑑上元元年七月李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於西
內此詩云好蒙蔽媚至尊其事隱而彰終云安得
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蓋恨去輔國輩之
不逮也華陽國志蜀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
每王堯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臺誌今石笋
是也號曰笋里杜田曰石笋在西門外二株雙蹲
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九尺五寸南笋長
一丈三尺圍一丈二尺南笋蓋公孫述時折故長
不逮
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

街一作

上石笋雙高蹲古來

老一作

作

相傳是海眼苔蘚蝕

英華作蝕舊作食

盡波濤痕雨多

一作來

往往得

一作有

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

平聲

恐是昔時卿相

去冢

一作墓

立石為表今仍存

石笋行諷奸臣之壅蔽也首段斥世俗之傳訛世

以石笋為海眼遂云雨後有珠此語恍惚不足憑也墓前石表乃公之獨斷水經注地里風俗記漢武帝元

朔二年改梁州曰益州以新啟隄為牂牁高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成都記距石笋二三尺每夏六月大

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

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甚異故有海眼之說又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馬天地之

堆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溢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比成都記石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詳注

三九

地而遇必有小珠或青黃如栗亦有細孔可惜哉俗態以貫絲高彪詩恍惚中有物希微無端形

好

去聲

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

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安得壯

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此悲其惑人而當去俗以好神奇造為不經之說以

蒙蔽人聽猶小臣蠱惑君心以致政舛國危此痛言附會之誤人也擲去此石使根底立見則人心不疑矣此破前恍惚蒙蔽之意此章二段各八句張衡溫泉賦殊方跋涉駿奔來臻莊子此之謂本根

趙彥材曰上元元年李輔國離間兩宮擅權蒙蔽故賦石笋以譏之盧元昌曰輔國本飛龍廐小兒官判元帥朝廷呼尚父如石笋擅虛名忘本根也決事銀臺開白承旨可謂乖迕失政體矣宰相率子弟禮

節度皆門下士可謂後生皆駸奔矣與張良姊表裏禁中其媚至尊直侍惟惺惺專事蒙蔽也自靈武給事

銀瑞疊膺寵秩其受厚恩適足搖動東宮頌危社稷耳

石犀行

鶴注李冰作石犀以厭水災上元二年秋八月灌口損戶口故作是詩然意亦有所

寓也

華陽國志李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

石犀漢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置犀牛二頭一

在府中市橋門一在淵中陸游筆記石犀在李太

守廟內東階下亦麓似一犀正如陝之鐵牛一足

不備以他石續之氣象甚古全蜀總志李冰五石

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今一在府治西南聖

壽寺佛殿前寺有龍淵以此鎮之一

在府城中衛金花橋即古市橋也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

去聲

刻石立作五

舊本作三蔡云當作五後同

犀

牛自古雖有厭

乙甲切

勝法天生江水向

一作須

東流蜀人

矜誇一千載

上聲

泛溢不近張儀樓今日灌口

一作注

損戶

口此事或恐為神羞

石犀行諷廟堂無匡救之人也首段譏厭勝之謬

江水東流非關

厭勝目擊灌口衝決則知神不能為力矣蜀人向誇此

犀盡誕妄耳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郡太

守

漢高帝紀蕭何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郭璞傳贊

雖措象或通而厭勝難恃

莫愁歌河中之水向東流

華陽國志張儀築成都城屢頽不立忽有大龜周行

詭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遂得堅立城西南樓百有餘

尺名張儀樓臨山瞰江成都志李冰為蜀郡守化為牛

形入水踐故故冬春設關牛之戲祠南數千家邊江低

圯雖甚秋潦亦不移

李膺益州記清水路西七里灌

口古所謂天彭關元和郡國志灌口山在彭州導江縣

西北二十六里文翁穿蒗江灌溉故以灌口名山舊書
上元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方止灌口損戶口或是此

時書無作神羞范成大吳船錄崇德廟在永修築

康軍城西門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廟食處也

吳作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

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五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

但見元氣常一作相調和自免洪一作波濤恣凋瘵側界切叶音祭

安得壯士一作云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一作蒼茫此欲扶正道以

杜神怪築堤乃正道厭勝乃詭怪朝有良相以調元

氣自然水不為災波缺訛之物非關經濟何不提去以

滅其迹乎修築在官而調和在朝此推本之論也此

章亦八句分段月令季秋之月完隄防謹壅塞以備

水潦左傳作法於涼其弊猶貪通鑑光武信用誠

文桓譚諫曰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

有奇怪虛誕之事邱遲詩詭怪石異象易人謀鬼

謀百姓與能朱注蜀王本紀華陽國志水經注成都

記皆云李冰作犀牛五頭後來止二犀可見其三頭已

不存所謂缺訛只與長川逝缺損其數訛易其處也

祖孫登詩長川照落日論衡天稟元氣人受元精

海賦昔在帝媯巨唐之代天網浮滴為涸為瘵洪濤瀾

汗萬里無際沈約詩安得壯士駐奔義後漢陳蕃

傳志清天網杜臆壯士謂才相天網謂國柄齊典

洛汝尚

平水土

乾元元年九月置道場於三殿以宮人為佛菩薩北

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當時黷禮不

經甚矣故有厭勝詭怪等語且自李峴貶斥朝無正

人故有調和元氣之說此詩寓言亦確有所指矣

杜鵑行

李輔國初遷上皇乃上元元年七月事此詩借物傷感當屬上元二年作鶴曰觀其

詩意乃感明皇失位而作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

一云作

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

不自啄羣鳥至今為

去聲一作與

哺雛

杜鵑行傷舊主之孤危也起含寓意蜀

天子化杜鵑憐之也寄子代哺蜀帝之分猶存焉華陽風俗錄杜鵑大如鵲而羽烏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羣鳥為飼之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

伏深樹裏

英華作頭

四月五月偏號

平聲

呼其聲哀痛口流血

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

郭作惟

摧殘始

去聲晉作如

發憤羞帶

羽翮傷形愚

此憫其形聲之哀慘君臣舊禮承哺雖伏樹號呼自傷孤立也哀聲流血承號呼

含憤包羞備言失所也杜臆傷形愚哀其有情而不能自達曹植詩倉卒骨肉情陶潛祭妹文遺冰滿

眼謝莊月賦羈冰述進曹植白鶴賦恒竄伏以窮接阮瑀詩深樹猶雷震呂氏春秋號呼而走之

風俗錄杜鵑聲哀而吻有血辛延年詩一心抱區區西京賦撲叢為之摧殘母邱儉詩但當養羽翮

蒼天變化誰料

平聲

得萬事反覆

芳服切下同

何所無萬事反

覆何所無

一本無此重句

豈憶當殿羣臣趨

末致感慨悲痛之意當殿羣趨遙

應蜀天子

此章中間八句首尾各四句朱注鮑照

行路難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國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斃飛走樹間逐蠱蟻豈

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
理中心惻愴不能言此詩意所本也

洪邁隨筆云明皇為輔國初遷西內肅宗不復定省
子美作杜鵑行以傷之黃鶴曰上元元年七月李
輔國遷上皇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尋置如仙
媛於歸州出王真公主居王真觀上皇不憚成疾詩
曰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旅蓋謂此也
盧元昌曰蜀天子雖指望帝實言明皇幸蜀也禪位
以後身等寄巢矣初遷之時輔國執韉將士拜呼雖
存君臣舊禮而如仙王真一時並斥滿眼骨肉俱散
矣移居西內父子睽離羈旅深樹也罷元禮流力士
徹衛兵此摧殘羽翮也上皇不如羣致辟殺成疾即
哀痛發憤也當殿羣趨至此不復可見矣此詩託諷
顯然鶴注援事証詩確乎有據張綖疑羞帶羽翮傷
形愚句謂非所以喻君父亦太泥矣蓋託物寓言正
在隱離離合間所謂言之者無罪也或疑初遷西

內宮禁秘審于美遠遊西蜀何從遽知之曰蜀有節
鎮國家大事豈有不知者故曰朝廷問府主其以杜
鵬比君本緣望帝而寓言非擅喻禽鳥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

鶴注唐莫州台州道州遂州四州皆有唐興此云劍外宮人冷

是指遂州自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已改為遂
溪而公於上元二年為邑宰王潛作唐興縣客館
記及此詩題俱云唐興乃因
舊名耳當是上元二年作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劍

外官人冷關中驛騎

去聲

疎輕舟下

去聲

吳會

音桂

主簿意何

如上四叙知交離合之情下則自嘆羈旅飄零也暫
逢而又值戎馬舍無限悲傷官冷則無可憑藉驛跡

則遙隔音書所以有輕舟東下之慨何遜詩分手清
江上裴子野詩連年被甲兵古詩中有尺素書
莊子道遠而險又有江山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深踐
戎馬之地沈佺期詩劍外懸銷骨左傳官人肅給
杜詩博議官人乃隋唐間語北史梁彥光傳初齊亡後
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千變萬化舊唐書高祖
紀高祖即位官人百姓賜爵一級武宗紀中書奏赴選
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則官人者乃州縣令
佐之稱也項羽傳關中阻山河四塞東函谷南武
關西散關北蕭關崔湜詩邊書驛騎歸阮籍詩乘
流泛輕舟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指吳門
會稽也陳書高祖謂蔡凝曰卿意何如末問主簿
之意謂我何如也

敬簡王明府

鶴注上元二年公嘗為唐興縣宰王
潛作客館記當即其人此殆因詩而

簡之詩云鷹秋怕
苦籠必是年秋作

葉

音樊

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

驥病思偏秣鷹秋

一作愁

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

同

此章賓主疊叙致簡之意在末聯葉縣仙才稱明府周南流落公自謂病驥饑鷹歎窮途流落秣芻脫

籠望高義一挽也

大抵慷慨仗義者見漢祝交情之人深以為恥恥從高義推出後漢書湖陽公主為子

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司馬遷傳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張

晏曰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

後漢方術傳王喬為樂令有神術即古仙人王子喬也漢武內傳西王母曰

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阮瑀詩

流落恒苦心

思偏秣猶言偏思秣乃倒字法

夏侯

湛獵兔賦息徒門圃秣驥華田 秋鷹
思擊故怕在籠 王融詩高義幸知遊

重

平聲

簡王明府

鶴注詩云冬來只薄寒
當是上元二年冬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盡

一作靜

蜀雨幾時

乾

音干

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

一作白

寬君聽

平聲

鴻雁響恐

致樵梁難

此章重簡以望王猶前章驥病思秣之意
冬而雲雨蜀候異也王今問我行行李豈有寬

解窮愁之法乎鴻雁哀鳴各求樵梁君聽其音得無憐
謀食之艱難耶甲子謂歲序晉程曉詩龍集甲子四

時成歲

楚辭泥污后王兮何時乾

行李

注見四卷

司馬遷曰非窮愁不能著書

葛常之曰子美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
如贈高彭州客夜狂夫簡王明府簡韋十諸篇亦見

其艱窘中有望於朋友故舊也然當時能調之者幾人哉

百憂集行

鶴注詩云只今契忽已五十當是上元二年辛丑作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

十又云公於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是時裴冕為尹上元元年三月以京兆尹李若幽尹成都

若幽後賜名國楨二年三月以崔光遠尹成都與高適共討段子璋時花敬定大掠東蜀天子怒以

高適代光遠是年十一月光遠卒十二月除嚴武成都尹則適代光遠在成都才一二月耳意止是攝尹也公素與適善豈強供笑語者主人當指光遠史云光遠無學任氣宜與公不相合也王筠

行路難百憂俱集斷人腸

憶年

一作昔

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

棗熟一日上

上聲

樹能千迴

首叙少年得意之狀

左傳

甯戚飯牛歌黃犢上坂且休息
晉書王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

即今倏忽已五十

一作即今年
纔五六十

坐卧只多少行立強

區兩切

將笑語供主人

悲見生涯百憂集

此數身老拙於達世
說窮途作客之態最苦

笑語供主人
蔡琰胡笳

人生倏忽今如白駒之過隙
詩燕笑語兮

入門依舊四壁空

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

先則切

飯啼

門東

此數貧窶不能顧家
之情最慘

此章三韻分三段

索飯啼門東說餓不擇食
司馬相如傳家

徒四壁立
記庖厨之門在東故曰啼門東非強趁韻也

徐卿二子歌

鶴注舊編在上元二年時徐知道為西川兵馬使徐卿或即其人猶荆南

兵馬使太常

趙卿之類也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

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

首叙生子奇兆相追隨連有吉夢也孔子釋氏正述其

夢

詩言夢維何維熊維羆陳書徐陵母臧氏常夢

五色雲化為鳳巢左肩上已而誕陵焉年數歲家人攜

候寶誌上人寶誌摩其

大兒九齡色清徹秋水為神玉

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

此記生相之奇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揚子吾家之童九歲而與我元文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謝莊月賦滿堂賓客迴遑如失

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公侯丈

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異時

一無異時

名位豈肯卑微休

乃末

歸美徐卿也

此章畫然三段第七八句本與五六相應却另一轉韻直連至末杜詩歌行有韻換而意不換

者如中四句是也有意換而韻不換者如末四句是也

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庾信詩謂言君積善還得嗣

前賢衮衮多貌左傳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曹祖

擇愁文眩惑名位王充論衡位雖卑微行苟離俗必

與之

友

中涵光曰此等題雖老杜亦不能佳今人

刻詩集生子祝壽套數滿紙豈不可厭

戲作花卿歌

鶴注此當是上元二年作盧注公為此歌本稱述花卿題曰戲作有諷

意馬 舊唐書肅宗紀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
段子璋反襲東川節度使李奐於綿州自稱梁王
改元黃龍以綿州為黃龍府置百官五月成都尹
崔光遠率將花敬定攻拔綿州斬子璋高適傳西
川牙將花敬定恃勇既誅子璋大掠
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戡軍乃罷之

成都猛將

去聲

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鷲風火

生見賊惟多身始

去聲

輕綿州副使

去聲

著

陟畧切

柘

趙曰當作錯

黃我卿掃

去聲

除即日平

此言勇猛剽悍所以平賊有功

抱撲子猛將難禦而可以折

衝拓境

南史齊桓康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所過村邑悉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

世說曹景宗謂所親曰君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鷄叫平澤中逐聲數肋射之覺耳

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

朱注子璋新書作

節度兵馬使舊書通鑑作梓州刺史此詩又云綿州副

使蓋以梓州刺史領副使時據綿州反遂稱綿州副使

耳唐書綿州巴西郡屬劍南東道本金山郡天寶元

年更名唐六典諸軍各置節度使一人五千人以上

置副使一人又隋文帝著柘黃袍巾帶聽朝漢陳

蕃曰大丈夫處子璋一作髑髏血糝糊手提擲還崔大

世當掃除天下章

夫李侯重平有此節度人道去我卿絕世一作無既稱

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此見平賊之後不當留

段子璋也綿州奔竄者李奐也成都舉兵者崔光遠也

斬段授崔而安李者花敬定也一事而三善備故曰絕

世無此詩兩韻分截曹植髑髏說顧見髑髏塊然

獨居王洙曰崔大夫謂光遠手提擲還謂歸功於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將 朱注李兵初出奔成都後復鎮東川故曰重有此
節度 晉白石郎曲郎艷獨絕世無 上元二年史思

明方據

補注前段庚陽

東都

通協本於古韻

據崔光遠傳花敬定將士肆其剽掠婦女有金銀劍
者多斷腕以取之蜀人之受毒甚矣詩云何不與取
守東都此馭將之善術也蓋以東都之命見名則敬
定既不疑懼而蜀中可免其患且東方諸鎮也聚花
卿必不敢專行跋扈朱注謂刺其一將之雄不能掃
除大寇此語猶覺未盡 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
還崔大夫寓得壯氣勃勃明人沈明臣詩狹巷短
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可與此詩並掛旗鼓
唐詩紀事有病瘡者于美曰吾詩可以療之夜闌更
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未愈曰更誦吾詩子璋
髑髏血模糊手提擲
還崔大夫誦之果愈

謝舉羽花卿冢行云濕雲模糊秋草空而青沙白丹
陵東墓苔陰陰草茸茸云是花卿古來冢花卿舊事
人所知花卿古冢知者誰精靈未歸白日西廟鴉啄
肉枝上啼綿州拓黃魂正飛按杜詩以拓黃為衣色
謝詩以拓黃為樹色意各有所指黃山谷詩話花
卿冢在丹陵縣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

贈花卿

單復編在上元二年成都詩內舊注公
有戲作花卿歌此花卿即張定也朱注唐

曲水調歌後六疊入破第二
即此詩見郭茂倩樂府詩集

錦城絲管日

樂府作曉

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

平聲

天上有

樂府作去

人間能得幾回聞

江風言音之清入雲言
聲之高天上形容歌舞

之妙杜臆胡元瑞因李羣玉有贈歌妓相同因以花
卿為歌妓竊謂此詩非歌妓所能當其為花敬定無疑

其人恃功驕恣故語含諷刺能得幾回聞言其必不能久也 漢靈帝歌清絲流管歌玉鳧 曹植詩齊謳楚

舞紛紛

梁元帝詩江風當夏清

曹植七啟長裾隨

風悲歌入雲

古詩誰能為此曲

宣室志玄宗夢仙

子十輩御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及樂闋有一仙子前曰此神仙紫雲之

曲也

樂府隴西行天上何所有

列子耳目所觀聽皆非人間之有

焦竑曰花卿恃功驕恣杜公譏之而含蓄不露有風

人言之無罪圍者足戒之古公之絕句百餘首此為

之冠 楊慎曰花卿在蜀頗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

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錦城妓女獨

以此詩入歌

亦有見哉

此詩風華流麗頓挫抑揚雖太白少伯無以過之其
首句點題而下作承轉乃絕句正法也李白蘇臺覽

古云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
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亦首句點題也有在次句
點題者如杜常華清宮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晚風殘
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是也
有在三句點題者如儲光義寄孫山人云新林二月
孤舟還水滿清江花滿山借問故園隱君子時時來
往往人間是也有在四句點題者如韓愈楚昭王廟
云邱墳滿日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
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是也有一句二句點題者如
李白秋下荊門云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掛秋
風此行不為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是也有一句
三句點題者如李白與史欽聽黃鸝樓吹笛云一為
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鸝樓中吹玉笛江
城五月落梅花是也有一句四句點題者如皇甫冉
送魏十六還蘇州云秋夜沈沈此送君陰蟲切切不
堪聞歸舟明日毘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是也有二

句三句點題者如常建三日尋李九庄云雨歇楊林
東渡頭永和三日遊輕舟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門
前溪水流是也有二句四句點題者如孟浩然濟江
問舟子云潮落江平未有風輕舸共濟與君同時時
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是也有三句四句點
題者如王維送元二使安西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
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是也又有兩扇立格對起分承者如少陵存歿口號
云席謙不見近彈棋單曜仍傳舊小詩玉
局他年無限事白楊今日幾人悲是也

少年行二首

鶴注此上元二
年夏在成都作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

平聲

酒長

子兩切
一作養

兒孫傾銀注

玉

英華作玉
舊作瓦

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

首章有達觀齊
物意乃曉悟少

年之詞 盧注瓦盆與金玉雖異若論盛酒而飲及其
醉時則彼此共卧於竹根又何貴賤之別乎 後漢逢
萌傳首戴瓦盆 阮籍傳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
酒 吳越春秋玉杯銀樽 公詩只想竹林眠即卧竹
根之意又詩烏下竹根行亦樂言竹傍也按杜田補遺
酒譜云老杜共醉終同卧竹根蓋以竹根為飲器也度
信謝趙王賜酒詩野爐然樹葉山杯捧竹根趙次公曰
卧竹根謂同醉卧竹根之傍選詩徘徊孤竹根可證若
如杜田說飲器豈可謂之卧
乎 漢高帝紀時飲醉卧

羅大經曰瓦盆金玉同博一醉尚何分別之有由是
推之塞驢布羈與駿馬金鞍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
繡幃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

貧富貴賤皆可一視矣

巢燕引

西溪叢語作
引一作養

雛

英華作兒

渾

平聲

去盡江花結子也

去聲

一作無多黃衫年少去聲來宜叢語作數先角切杜應不

見堂前東逝波

次章有及時行樂意乃鼓舞少年之詞春光已去時不可返故宜頻數來遊

北史麥鐵杖傳時度遼呼其三子曰何奴當備淺色黃衫我得被敕爾當富貴唐書禮樂志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王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

贈虞十五司馬

鶴注梁氏編在大歷三年時公年是五十七歲矣當如暮歸詩年過

半百不稱意不應云百年嗟已半當是上元寶應間在成都作故云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若在公安則公未嘗舍舟不應有此語也

遠師虞秘監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淒淒

涼憐筆勢浩蕩問詞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

南嶽鳳欲化北溟鯤

上叙虞氏淵源 盧注師秘監師其書法也公九齡作大字平日能

書可知

形象逼丹青以孫比祖家聲存器宇自祖及

孫也筆勢

詞源追懷秘監爽氣以下稱美司馬 金天

王露借秋景為喻南鳳北鯢言能變化飛騰唐書虞世

南餘姚人太宗踐阼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為秘書監

封永興縣子世南歿太宗勅圖其像於凌烟閣 唐書

時稱世南五絕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王僧虔論書崔

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疎 浩蕩曠遠也 隋藝文傳

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張衡思立賦顧金天而歎息今

周祇歲清談輟響 江淹賦玉露晞天董仲舒有繁

露篇 劉楨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莊子北海

有魚名曰鯢

化為大鵬

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過

平聲

逢連客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日夜倒芳樽沙岬風吹葉雲江月上

上聲一作在

軒百年嗟

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下叙彼此交情

門不異虞杜皆舊家過逢連客位虞為主人也岬風江
月乃成都晚景四座敢辭喧同飲興豪也贈書於故園
言兩人相期北歸或特過或偶逢皆與諸客連位而
飲正見司馬好客與俗交有別杜臆謂虞杜作客而飲
他人者非是此章兩段各十句前漢藝文志儒家
者流顏延之詩家崇儒門沈約詩客位紫苔生
晉史論劉單芳樽之交鮑照詩野曠沙岬靜別賦
月上軒而飛光古樂府四座樂且康魏志蔡邕聞
王粲在門倒屣迎之謂座客曰此王公
孫也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病柏

此下四章梁權道及黃鶴俱編
在上元二年之秋今並依舊次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

一作青

蓋偃蹇

一作感

龍虎姿主

本邵

正作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

路顏色壞

病柏傷直節之見推者此從盛時叙起 崇岡勢尊嚴車蓋狀聳翠龍虎幹奇古風雲氣

陰森神依樹故人致敬根內撥故色外枯 琴賦惟衡 梧之所生今託峻嶽之崇岡 蜀志先主舍東南角藩

上有桑樹高五丈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 司馬相如 大人賦網繆偃蹇 偃蹇夭矯也 後漢耿純傳純說

李軾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 左傳史墨曰 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莊子松柏其生也正 宋書

魯郡孔子廟柏舊有二十四株其二株先折倒土人崇 敬江夏王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 長楊賦中

路而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一作用日夜

柯葉改

去聲一作碑

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鷓鴣志意滿

養子穿穴

一作窟

內

此形容哀時之柏得地盤據承千年根歲寒改柯承顏色壞鳳去鷓鴣

則神人失所憑依矣忽無憑翻論語歲寒後凋柯葉改

翻禮記不改柯易葉歐陽建詩松柏隆冬瘁然後知

歲寒古詩枝葉日夜零記如松柏之有心貫四時

而不改柯易葉樂府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詩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

後漢北海靖王傳志意哀情

怪靜求元精

一云無根

理浩蕩難倚賴

末以感慨之意作結觀盛衰倏異知造

化為難憑矣此章前二段各八句末段四句收詩

佇立以泣孔安國尚書傳吁疑怪之詞後漢書元

精所生王之佐臣論衡天稟元

氣人受元精浩蕩猶言渺茫

王嗣興曰此章有託而發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
一木之微崇重至此丹鳳鸛鵒喻正人摧折則善類
傷心而小人快意結語尤悲如范滂語子云使汝為
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意正相似
師氏謂此詩為郭英乂而作英乂鎮成都為人端直
蜀人重之永泰元年崔旰反英乂為韓澄所殺諸孤
哀苦莫訴故有鳳鸛鵒哀鳴之句崔旰竊據成都故有
鸛鵒穿穴之句蓋隱其詞以託諷也今按崔旰事在
去成都後時地未合黃生曰此喻宗社敬傾之時
君子廢斥在外無從匡救而宵小根據於內恣為姦
私此真天理之不可問者

病橘

鶴注唐十道志
蜀有橘柚之園

羣

一作伊

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

少一作

酸澀

如棠梨剖

一作剖

之盡蠹蝕

一作蝕

采掇與所

一作其

宜紛然

不適口豈只

一作止

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

一作忽忽

別故

枝玄冬霜雪積况乃迴風吹

病橘傷貢獻之勞民也首叙橘病堪憐少生意故

其實酸澀而蠹其葉半死易凋

杜鰲未忍別故枝偏於無知之物寓得有情

晉書殷仲文傳無復生意

爾雅注棠今之杜梨陸曰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甘

棠赤色者澀而酢詩薄言采之薄言掇之莊子祖

梨橘柚皆可於口梁元帝書適口充腸無索弗獲七

發其根半生半死劉楨詩自夏涉玄冬庾信詩迴

風即送師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一作

少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舊作

諗趙定作
愁荆作敢

罪有司憶昔南

一作

海使

去聲

奔騰獻荔支

一作

枝
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此借橘以慨時事

病橘不供適當減膳之時疑是

天意使然但恐責有司而疲民力故引獻荔事為證節
節推開意多曲折
此章兩段各十二句
鮑照詩橘

生瀟湘側

山海經洞庭之山其木多橘唐書潭州有

橘洲

太真外傳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枝種

於蓬萊宮天寶十載秋結實於是宣命賜及宰臣
古

詩此物何須用

朱注橘結實一年多必一年少故曰

歲不稔國語不稔於歲

尚書惟辟王食漢陳咸傳泰

侈王食注王食美食如玉也

左傳憑陵我城郭

書國有大災則減膳撤樂示自責也
又息夫躬傳民

心悅而天意得矣

後漢和帝紀南海獻龍眼荔枝十

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羗為臨武長

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國史補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

次定司事全書

杜詩詳注

星

南海所生无勝蜀者每歲飛馳以進唐書楊貴妃嘗荔
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馳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
於京師杜修可曰唐所貢乃涪州荔枝由子午道而往
非南海也此特借漢事以譏之 魏明帝詩百馬齊營

曹植詩但見者

舊老不觀新少年

枯櫟

鶴曰上元二年蜀有段于璋之變故詩云傷
時苦軍乏 廣志櫟一名拼櫟狀如蒲葵有

葉無枝陳藏器本草其
皮作繩入水千年不爛

蜀門多櫟

一作
拼

櫟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雖衆亦易

音
異朽徒布

一作
有

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

去
聲先蒲柳

枯櫟傷民困於重斂也首叙櫟枯之故
本耐寒但為斧斤所剥故先蒲柳而凋零耳

南都賦其木則栢樹結根疎本垂條蟬蛻陳琳檄

剝剝元元盧湛云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抱樸子揚

青於歲寒之後韓安國几賦荷斧援藹藹北史

韋世康與子書曰光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楸梧風先

蒲柳世說顧悅之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傷

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說文楊柳即蒲

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此切嗟爾江漢人生成復扶又切

何有有同枯櫟木使我沈嘆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一作

能自守此見枯櫟而念生民軍興賦重剝民等於剝

人齊高帝紀時軍容搜此嗟嘆本意江漢指已蜀生成謂物生死比啾啾黃雀啄一作側見寒蓬走

念爾形影乾音干一作摧殘沒藜莠一結語多感慨崔啄搜毛飄如蓬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走究竟形銷影滅理沒藜莠耳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
末段四句收 吳越春秋螭鄉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其

後 何遜詩嚴野散寒蓬 李寂陳情表形影相
弔 前漢郊祀志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焉

盧元昌曰公為王閬州進論一表其中云勅天下微
收散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損之又損劍南
諸州困而復振矣枯稷一章即是此意 詩中咏物
之作有就本題作結者如此章是也有借客意作結
者如病橘枯枏是也
可悟詩家擒縱之法

枯枏

梗枏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 枯枏

傷大材之見棄也首叙老幹孤立 蜀都賦梗枏幽
藹於谷底 子虛賦刻削崢嶸 陶潛詩慘慘寒日 上

枝摩蒼

一作皇

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拆

一作拆

萬孔蟲

蟻萃凍

朱注音東

雨落流膠衝風奪佳

一作嘉

氣白鵲遂不來

天難為

去聲

愁思

去聲

此言其憔悴失所

枝根雖具

魏文帝詩修幹摩蒼天生意久亡故造物日侵而蟲鳥見傷

楚辭使凍雨兮灑塵

爾雅

注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

注流膠樹中膠液流出也

楚辭

衝風至兮水揚波注

衝風隨風也宋江夏王鋒修柏賦衝風不能摧其枝

吳邁遠詩可憐雙白鵲

謝靈運詩天難弄和風兩雅

鷦一名天難赤羽之鳥也注逸周書文鷽若彩難成王

時蜀人獻之按汲冢周書王會篇

云蜀人以文鷽文鷽者若暈雄

猶含棟梁具無復

扶又

切霄漢

一作雲霄

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

成長

于兩切

何容易

音異

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末用此喻作結

慨用舍之失宜

棟梁傷大才莫用種榆此力小任重

此章首段四句

下兩段各八句

王命論棠棣之材

不荷棟梁之任

仲長統樂志論可以凌霄漢出宇宙

之外矣東都賦眇古昔而論功蔡琰箜篌曲涕淚交

垂詩東門之粉毛氏注粉白榆也爾雅釋榆之皮色

白者名粉齊民要術榆性軟弱久無不曲例非佳好之

木詩究在水中央西都賦

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

葉石林曰此詩猶舍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是為房

次律而作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

此公為然不特語言之工也黃生曰病榻一章賦

也病相枯槁二章比也三詩皆得漢魏之髓不在皮

論毛上

不見

原注近無李白消息 鶴注詩云世人皆欲殺當是白流夜郎之後蓋上元二年也梁氏

編在寶應元年梓州作不知是年白已卒矣 曾鞏序乾元元年長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

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間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

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 是時寶應元年也 詩愛而不見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

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始一云歸來

此懷李白而作也敏捷千篇見才可憐飄零縱酒見狂可哀歸老匡山蓋憫其放逐而望其生還始終是哀憐意 箕子被髮佯狂白之縱酒豪放亦不得已而然 漢書儒林傳魯榮廣高材敏捷劉向新序聰明敏捷人

之美材 雪賦從風飄零 薛道衡詩陶然寄一杯
太白蜀人而公亦在蜀故云歸來丹鉛錄謂指彰明縣
南之匡山若以為匡廬太白非九江人
何得言歸來乎 楚辭王孫兮歸來

顧宸曰公與白同遊齊魯在天寶四載白有魯郡石
門之懷詩自此以後公屢形懷憶竟不得再見冬日
春日之懷及夢白二首白在夜郎公在秦州此云不
見李生父白在浪遊公在成都公與白最稱交好考
其相從歲月僅在遊齊魯時
前乎此後乎此恨未相見也

附考洪容齋三筆曰杜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訖者以為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辯誤一卷正
辯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
白本宗室子廩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
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
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康鄉後廢為僧房稱隴西院

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匡
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
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
但云自國朝以來編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僞
為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偽為
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詩耶歐陽志與地
廣記云彭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
當以范碑為正朱注杜田之說本於楊天惠彭明
逸事杜應太白系出隴西後遂誤傳為隴西成紀人
所云清康鄉亦必青蓮之訛黃鶴曰李集有望廬
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又
望廬山瀑布云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閒且諧宿所
好永願辭人間又南康軍圖經云白性喜名山飄然
有物外志以廬阜水石佳處遊往遊馬至五老峰愛
其險峭奇勝曰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
今峯下有書堂舊基自從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

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又白送
姓嵩遊廬山序漸未歸於名山然則匡山斷指潯陽
匡廬山 今按全蜀總志龍安府江油縣有大匡山
在縣治西三十里山勢高聳狀如匡字唐李白讀書
處豈修志者亦因彰明逸事而附會歟又考水經注
遠法師廬山志曰殷周之際匡俗先生遊此山時人
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因以名山然
則廬山亦稱匡山蓋以姓得名耶

草堂即事

詩云建子月是上元二
年十一月在草堂作

荒邨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雪

一作霧

裏江船渡風前竹徑

斜寒魚依密藻宿雁聚

從杜臆作雁聚
舊作驚起誤

圓沙蜀酒禁

平聲

愁得無錢何處賒

首叙冬日草堂中四寓景末二逐情
合之皆所謂即事也 荒邨獨樹

涼之況建子老夫用假對法寒魚宿雁兼自喻窮冬旅
泊故落句有賒酒銷愁之慨杜臆春秋變古則書詩
云建子月蓋史法也肅宗紀上元二年九月詣去上元
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
如正旦儀馬融曰周正建子為天統陶潛詩獨樹衆
乃奇庾信詩俱來雪裏看劉憲詩風前雪裏覓芳
菲梁元帝詩竹逕露初圓庾信詩寒魚抱凍沈
薛昉詩細藻欲藏魚賂賓王詩宿雁下蘆洲杜臆
宿鷺當作宿雁冬寒但有雁耳鷺畏露白露降便飛去
矣物類志人養鷺於池塘馴若家禽每至白露即飛騰
而去

徐九少

去聲

尹見過

平聲冬作

鶴注此當是上元二年

同西都東都北都爲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興德
府尹各一人少尹二人初不言以少尹爲行軍長

史但云永徽中改尹為長史又云天下兵馬元帥府有行軍長史行軍司馬今題云少尹而詩云行軍徐當是成都尹兼節制兵馬以時亂故少尹兼稱行軍也

晚景孤邨僻行軍數騎

去聲

來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

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

平聲

花藥欲發照江梅

上四叙事見自謙意下四叙景見喜客意晚景謂日暮之時少尹何時當再來半梅將發而照江矣期之也

張正見詩翠竹梢雲而結叢目倦忘歸

梁武帝秋笛曲繞紅

謝靈運詩游梁流月臺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

作

鶴注當是上元二年浣花時作過江卜宅時郁尚謫楚中是年蓋放還矣

暫往比

音皮

隣去

晉作至

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哀白已

光輝野外貧家遠邨中好客稀論

平聲

文或不媿重

平聲

肯

款柴扉

簡畧承比隣句關展待也光輝承二妙句時枉駕也下四因失款而冀其重來

曹植詩天涯

若比隣

晉書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

陶潛詩野外罕人事范雲詩

還聞稚子說
有客款柴扉

趙汭曰前後詩中每以無俗物絕交游門徑榛塞為喜獨於范吳之來關於展待委曲盡情如此則平日稱懶者果真懶乎王嗣興曰公素以文自負如文章千古事則內信於心斯文憂患餘則竊比於聖故亦不輕與人論文重與細論文則須李白佳句法如何則拘高適二人皆高品也如吳侍御辨釋無辜寧

拂上官而甘遷斥者乃公心
契論文不愧豈泛言者哉

羅大經鶴林王露曰范員外吳侍御訪少陵於草堂
杜偶出不及接見因謝之以詩陳後山在京師張文
潛晁無咎為館職聯騎過之後山偶出蕭寺二君題
壁而去後山亦謝之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
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
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陵一時之事相類二
詩蘊藉風流
未易優劣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

高三十五使

去聲

君同到

鶴注編在上元二年冬成都作是時高適刺蜀以攝

尹事至成都也考舊書高適傳崔光遠不能攝軍
天子罷之以適代為成都尹西川節度然此詩不

曰高尹而仍謂高使君且是年十一月光遠卒十二月旋以嚴武為成都尹則適實未嘗代光遠也及嚴武於寶應元年召歸後却不圓成都別除尹史云代宗即位吐蕃陷松維保諸州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以嚴武代還必寶應元年七月至廣德元年十二月乃適尹成都也但此時公無一詩與高蓋適為尹時公同在東川及嚴武再鎮蜀方歸草堂也王掄終於彭州刺史後有哭王彭州掄詩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

一作鶴

巧當幽

徑浴隣雞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拆

音節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

一作醉裏

習池迴

上四草堂

閒寂之景下欲王攜酒邀高同至也 景象即開門所見者繡衣霜威指王皂蓋山簡指高習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池借北草堂堂有野梅故以折梅招之抱樸子公旦
執贊於白屋白屋白茅覆屋也鸛水鳥形似鸛度
信詩幽徑忽春臨洙曰漢侍御有繡衣直指出討奸
猾治大獄續漢志二千石皂蓋朱兩幡陸凱詩折梅
逢驛使寄與隴頭人趙曰霜威御史有風霜之任也
崔篆御史歲今鷹隼始擊以成嚴霜之威諸葛頌詩衆
落霜威重晉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
山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名之曰高陽池
朱瀚曰作詩代書促侍御踐約并邀高來同飲真率
如話而矩度謹嚴仍有惜墨如金之意今按隣難
過牆語近淺易繡衣皂蓋又近
拙孰恐非少陵匠意之作也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

共用
寒字

卧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

義從平
聲讀用

去聲相看

平聲

自愧無鮭

音駭一作蝦

菜空煩卸馬鞍移樽

一作時

勸山簡頭白恐風寒

亦從草堂叙起王果摘酒而至喜之也勸高醉飲樂寒戲之也原

注高每云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故此句戲之謝

靈運詩卧病同淮陽前漢書陳恢見沛公曰足下通

行無所累集韻鮭吳人魚菜總稱齊書庾杲之清貧

自業食惟有韭菹淪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

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二十七言

三九也顏延之詩嚴駕越風寒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

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鶴注此當上元二年冬在蜀州作

元和郡國志郫江一名皂江經蜀州唐興縣東三里任健渠志九界口堰其源出於皂江至郫之

柵頭別流為溫江口曰九昇口者實兩江之匯也
晏公類要鄒江一名皂里水今在新津 昇音躬

伐竹

黃作伐木 朱
瀚作代木

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

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

音現

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

君才是濟川功合歡

正異
作觀

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

東

上四觀竹橋下四簡李公
通駕竹而渡鶴歸華表柱可棲鶴

結構同等於木橋往來
龍見水中橋影若

龍也題柱客公自陳濟川功頌司馬趙次公曰合歡
橋落成而聚客歡飲笑者笑前人之勞而無成雷次

宗豫章記伐竹為筏

魯靈光殿賦觀其結構
任昉詩江湖忽往來

劉叔欽異
詩褰

裳涉消寨裳涉漆
苑晉太康二年冬大雪南洲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
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白鶴事當主異苑舊

引丁今成化鶴歸集城門華表柱者誤此華表指橋柱
李義山詩潮水橋邊倚華表亦可證又梁昭明太子啟
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朝野僉載趙州石橋
甚工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默吮欲南過
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卧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
今按青龍用費長房竹杖事切竹橋也楚辭麾蛟龍以
津梁知橋可稱龍顧念也華陽國志蜀城北八十
里有昇仙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其柱曰大
丈夫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說命若濟巨川用汝
作舟楫樂記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淮南詮言今有美
酒合歡以相饗卑禮婉辭以接之齊地記秦始皇作
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
神輒鞭之

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草堂本有此題諸本

通上章為二首

連日觀橋

舟皆設酒觀詩中屢字可見

把燭橋成

一作成橋

夜迴舟客坐

一作坐客

時天高雲去盡江迴

月來遲哀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成此興

去聲樂落

罷不無悲

上章題橋成此章述已意把燭橋成言刻日完功雲去月來記舟前夜景悲有三意哀

年多病而又在異方故悲不自勝梁武帝紀把燭看事

李司馬橋成

一作了

承

一無承字

高使

去聲

君自成都回

王洙

曰時高適守蜀州而攝成都故題云自成都回九域志蜀州東至成都一百里故詩云橋東待使君

又知是詩

在蜀中作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功成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竹

一作馬

總擬橋東待使君

去聲 上二司馬橋成下二使君回

後漢書郭伋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馬迎之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

去聲 竇侍御 黃鶴編在竇應元年 夢弼曰

時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為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 鶴曰考新舊史會要諸書無檢察使唯有巡察觀察按察之名然歐陽詹集有送韋檢察詩又似史失書 朱注會要有西山運糧使檢校戶部員外郎詩云運糧繩橋壯士喜疑即此官竇蓋以待御出耳又曰詩云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遠却可圖是西山未沒吐蕃時作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

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一作寒露之玉壺蔗

漿歸厨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一作整用疎通

合典則咸聯豪貴耽文儒此叙竇之履歷首四記其美質忠心清冰四句喻其廉

操清望政用二句稱其法古崇儒杜臆起段如雷轟電閃風雨驟至長短錯綜似無條理而所注意在骨鯁

絕代無足以寧君軀至觀語則極形容其清冷蓋必清心冷面人方能直言時事足以制強寇而釋主憂王

壺清冰金盃蔗漿從滌君王之煩熱竇行蓋在夏時故借喻及此竇侍御為一句驥子鳳雛為一句北齊

書裴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為驥子景鴻為龍文蜀志龐統德公之從子德公謂統為鳳雛晉書

陸雲幼時吳尚書閔鴻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華陽國志漢旌表忠義荀子君有忠臣謂之骨

鯁鮑照詩清如玉壺冰西京賦既新作於迎風增

露寒與儲胥注皆館名漢書武帝元封二年因秦林光

宮復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趙曰露寒舊本作寒露蓋

傳寓之誤公槐葉冷陶詩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則

用字初未嘗倒前漢禮樂志景星歌秦尊拓漿析朝

醒注取拓漿汁以為飲可解醒也禮經解疎通知遠

書教也書有典有則後漢兵革英華作未息人未

輿服志進賢冠文儒者之服甲兵

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

須英華作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英華作猿呼八

能俱

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密

奉聖旨恩宜

一作應

殊

此送侍御入覲實公檢察其地

運糧新木則軍儲西山密通吐蕃

足而運道通故乘此可議戰守今回京入奏必能上合帝心也

盧注檢校責在輸糧糧足始可戰守故公上

嚴武兩川說云頃者三城失守非兵之過也糧不足也

陸機思歸賦

兵革未息宿願有違

初學記自劍閣

西南為益州

新木於火井之地言除道以通運無木

可依故猿呼

鶴曰寰宇記水涸時以火投井中即焰

出移時方滅今在蓬州此詩指蓬州火井言蜀都賦注

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焰出通天以竹筒

盛之接其光而無炭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得四五斗

鹽家火煮之不過二三斗鹽耳晉書李充為記室參

軍家貧求補外楚哀問之曰窮猿投林何暇擇木舊

書地理志劍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圉結營

及松維恭蓬雅黎姚悉八州兵馬公東西兩川說八州

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朱注高通傳自邛關黎雅以

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羗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
皆仰給劍南唐書彭州有羊灌田朋竿繩橋三守捉

城又有七盤安遠龍溪三城皆界茂州汶山朱又云
公西山詩有繩橋戰勝邊之句則此三城乃三城捉手

也蔡注指姚維松三州非晉羗
臣立廟奏聖旨弘深迹跡上世
繡衣春當一作霄漢

立綵服日向

一作梁梁

庭闈趨

樊本此下有開濟人所仰飛騰時正須二句

省郎

京尹必俯拾

一作相付

江花未落還成都

此言侍御省親

閨趨得侍親省郎京尹冀其增秩江花未落仲夏去而
初秋回也繡衣御史之服漢有繡衣直指使老萊

子綵服以娛親庭闈注見本卷前漢書夏侯勝曰
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地拾芥耳江

花指荷後到村詩蛟龍引
子過荷芰逐花低可證

江花未落還成都

吳本重肯

訪澆花老翁無

一云公來青訪澆花老

為君酤

吳作

酒滿眼酤

二句英華作搗酒青訪澆花老為君著衫將醃鬚

與奴白飯馬青芻

英華無此句此望

侍御還蜀杜臆末段承上須有疊句而通篇一韻到底每用疊韻妙協音節極起伏頓挫之妙此章前二

段各十句從二段各四句滿眼酤謂滿前皆酒酤也即公詩濁醪必在眼意舊注謂蜀人以竹筒沽酒酒滿

筒眼似近於俚上酤字買酒也小雅無酒酤我下酤字一宿酒也商頌既載清酤世說鮑照答顏延之曰君

詩若舒錦列繡亦雕績滿眼林時對曰傳玄盤中詩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菽

此詩結句所祖王建詩云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句法與杜相合

朱鶴齡曰是西吐蕃窺西山三城西川八州刺史合兵禦之故實侍御以戰守機宜入奏朝廷中涵光

曰入奏行是集中變體長短縱橫太
白所長正爾不必效之失其故步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去聲 詩云蜀城當是

在成都時作黃鶴編在梓州誤 朱注張叔卿魯人見公雜述及舊唐書李白傳

鄉關胡騎

去聲 滿一作遠

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

峽傳雲深驃騎

音票 忌

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

一作 淚點懸

上四得叔卿書下四以詩代意 杜臆胡騎滿言居蜀之故炎州來信從月峽遙傳

正見蜀城之偏也雲深夜濶總傷其遠隔驃騎幕判官所居孝廉船因張憑同姓而借用之公所寄者詩而云却寄雙眼出語甚奇蓋寓詩時淚點沾紙則淚眼與詩同去矣此十字句法 隋孫萬壽詩鄉關不再見悵望

窮此晨 楚辭嘉南州之炎德 十道志渝州有明月
峽三峽之始 漢書元狩二年霍去病為驃騎將軍
世說張憑嘗謁丹陽尹劉惔惔留宿明日乃還船須臾
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名與同載時人榮之 吳越春
秋王夫人歌淚
泣泣兮雙懸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

鶴注詩云江邊問草堂當是寶應元年在草堂

時作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倒或作文

場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應平聲念哀疾書疏去聲一作

迹及滄浪

上四侍御就別下四送別侍御倒文場意氣傾倒於文場若作到字與問草堂重複矣

行幕軒車魏之行色滄浪即指浣溪所謂百花潭北即
滄浪也 驄馬用漢桓典事 高士傳韓康常遊名山

採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 杜預傳贊元凱文場
號為武庫 東都賦旌旗拂天 劉繪詩交錯錦繡陳

王羲之帖不得君家書疏晉那
呵難詩書疏數知聞莫令信使斷

贈別何邕

鶴注寶應元年公送嚴武至綿州其別
何邕當在此時詩云綿谷元通漢何蓋

為綿谷尉也又云傳語故鄉春何蓋京兆人
而赴長安也邕即前所云何十一少府耶

生死論

平聲

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

綿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與故鄉春

上四

送別何邕下四別後情緒 生死交情既難多得何又
隨燕雀而走風塵更覺孤寂矣綿谷通漢邕可至京沱

江背秦已猶滯蜀也長安不見而欲傳語春光公思鄉之意切矣悲君二字貫下此十字為句程方進傳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公孫弘傳贊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任昉表薄宦東朝唐書綿谷縣屬利州利與劍為隣劍州至綿不遠三百里禹貢注漢出為潛史記正義潛水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朱注綿谷即蜀漢之漢壽今保寧府廣元縣是綿谷元通漢謂綿谷潛水本上合於沔陽之漢水也漢中北直長安故云漢書地理志沔水在蜀郡郿縣西東入大江其一在汶江縣西南東入江郭璞爾雅注沔水自蜀郡都安縣南山與江別而更流金履祥曰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為沔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於江朱注沔江蜀志謂一在灌縣一在新繁灌縣之沔一名郿江即郭注所云別江於南山者溝洫志謂李冰所穿恐亦因禹故跡而疏之耳

五陵見狄興詩注

絕句

趙次公謂江邊踏青乃成都事蓋因前詩有草見踏青心句也是年西山有吐蕃之警

故云旌旗鼓角依趙氏編在寶應元年春成都詩內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此春

日傷亂之作旌旗日所見鼓角夕所聞杜氏壺中贊錄蜀中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盧公範饋餉儀三月三日上踏青鞋隋煬帝詩踏青關草事青春李綽歲時紀上已賜宴曲江都人於江頭禊飲踐踏青草曰踏青劉禹錫竹枝詞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高棅曰五言絕句作自古也漢魏樂府古詞則有白頭吟出塞曲桃葉歌歡問歌長干曲團扇郎等篇下及六代述作漸繁唐初工之者衆四傑尤多宋之問韋承慶之流相與繼出可謂盛矣開元後獨李白王

維尤勝諸人次則崔國輔孟浩然可以並駕若儲光
羲王昌齡裴迪崔顥高適等數篇辭簡而意長與前
數公實相羽翼中唐雖聲律稍變而作者接迹之盛
過於天寶元和以後不可得矣 嚴羽曰絕句難於
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 周敬曰五言絕難於七
言絕者以語短而氣苦於促字少而意忌於露格似
拙而辭易流於俗也衆唐人一樣宋人又是一樣當
以摩詰青蓮為法 茅一相曰絕句固難五言尤難
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腹亦不可少妙在愈小而愈
大愈促而愈緩 顧璘曰五言絕句以調古為上以
情真為得體

贈別鄭鍊赴襄陽

鶴注此寶應元年在浣花漢作
故云柴門老病身其年史朝義

臨營州羗渾奴刺臨梁州且河東
河中軍皆亂故首言戎馬交馳際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俗本作目念此別驚

神

一云念別
意驚神

地濶峨嵋晚

一作曉
或作遠

天高峴首春為去聲於

耆舊內試覓姓龐人

杜臆當戎馬交馳之際有此柴門

老病之身無可銷愁惟把君詩以過日耳今又遠去能不念此別而神驚乎自茲一別我在峨嵋君在峴首地

濶天高何由會面所以驚神也倘耆舊中有如龐德公更以相報吾亦將與之偕隱襄陽矣把君詩念此別

各三字另讀臨別躊躇故日色將晚歸覽景物適春意已生晚春二字俱不空下吳質書羽檄交馳陳

書隋文帝使後主節飲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庾信詩眷然惟此別蔡琰笳曲山高地濶今見汝

無期記天高地下陳後主歸魂賦映峴首之沈碑元和郡國志峴山在襄陽縣東南九里東臨漢水古今

大路襄陽耆舊傳晉習鑿齒作廐德公隱鹿門山
在襄陽補生注地淵天高即水遠山長意變詞以避
熟淵貼暑高貼首各見
匠心公詩狼籍畫暑淵

重贈鄭鍊絕句

平聲

與上章先後同時作

鄭子將行罷使去聲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

日裘馬誰為感激人

上章叙惜別之情此章憐其清況也師氏曰鄭鍊出為使臣其罷

歸也囊無一物廉潔如此彼乘肥衣輕之人誰感動激發而周旋之耶楚辭歷吉日兮吾將行詩小序皇

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後漢范式傳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拜尊親見孺子馬

江頭五咏

鶴注江頭即前江畔獨步尋花處五詩據所見入咏皆有寓意舊次編在寶應元年

丁香

圖經本草丁香木類桂高丈餘葉似檉凌冬不凋花圓細黃色齊民要術難舌香世

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華子云丁香治口氣所以即官舍之辟錄丁香一名

百結子出枝葉上如釘長三四分有粗大如山茱萸者名母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

都念切

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

艷深栽小齋後庶使

一作近

幽人占

去聲

晚墮蘭麝中休懷

粉身念

盧注此喻柔弱者當知自守墮其花葉植於小齋止堪與幽人作緣若使墮

丁香體弱而枝

入蘭麝將粉身而不保矣身名墮於晚節大槩如此朱注陳藏器云丁香摯之則順理而解為兩向義山詩

本是丁香樹春條結始生其合則為結也說文墊下也凡物之下墮皆可云墊石崇傳婢妾數十人皆縊

蘭麝被羅敷抱撲子耳
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

麗春

圖經本草麗春一名仙女
萬格物論麗春一云長春花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

平聲

最勝少須

一作頃

顏色好

一作好顏色

多漫枝條賸

俗作剩

紛紛桃李姿

舊作枝
疑誤

處處總能移如

何此貴重

正異作如何貴重此種
晉作稀如此貴重

却怕有人知

盧注此此
人以知希

者為貴

花少則顏色鮮好花多則枝頭餘刺此麗春
之勝也彼桃李凡姿隨移隨活獨麗春性異移之即稿

却似怕人知者所以可貴也

少字多字畧讀句意自
明須應須也漫徒然也顧云羣芳譜麗春畧畧別種

也根苗一類而數色咸具此其顏色之好也

陶潛詩
枝條始欲茂北史賈思伯傳客曰公合貴重寧能不驕

梔子

圖經本草梔子南方及西蜀州郡皆有之木高七八尺二三月生白花

夏秋結實如訶子狀生青熟黃中仁深紅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一作傷

和紅取風霜實青看

平聲

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

波

遠注此有孤芳自賞之意多種特異矣色有用比才堪濟時氣相和比性不戾

此章全屬自寓人間未

俗青紅點景自嘆歷經霜露色映江波故鍾情在此舍汝之外別無可移情矣

顧注西陽雜俎諸花少六出

者惟梔子花六出此正衆木中未有也陶貞白云梔子剪花六出剖房七道其花甚香即西域簷蔔花也名山志樓石山多梔子色可染帛即所云色有用也其性極冷即所云氣傷和也其實經霜則紅即所云紅取風霜

實也葉似兔耳厚而深綠春榮秋瘁即所云青看雨露柯也趙注本草稱梔子治五內邪氣胃中熱氣其能

理氣明矣此頌梔子之功也作氣相和亦是謝朓牆北梔子樹詩有美當階樹霜露未能移還思照綠水君

家無曲池末二句本此黃鶴云公自喻飽經風霜而獨見遺於物外也

鷓鴣

陳藏器本草鷓鴣水鳥形小如鴨毛有五采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

平聲雲猶一作

悵望失水任

呼號

平聲

六翮曾

音層

經剪孤飛卒

一作只

未高且無鷹隼慮

留滯莫辭勞

盧注此章意在安於義命鳥在籠中不免悵望呼號上四憐之也

剪翮難飛留此

可免搏拏下四慰之也

竹籠寬織者恐其損羽毛也下句申明上句速注鷓鴣本水鳥而受樊籠故有看

雲失水之狀 謝惠連鵲賦宛羈畜於樊籠 前漢
游俠傳晝夜呼號 顧注凡鳥之勁羽止於六片韓宣

外傳鴻飛千里特六翮耳
陶潛詩望雲漸高鳥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

一作中庭

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

明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

一作知

汝在作意莫

先鳴

盧注此章即漁父獨醒之意 獨立分明是花鴨
之矚然自異處然惟獨立故羣心妬惟分明故衆

眼驚且既需足稻梁又何須先鳴以取忌乎上四作稱
美之詞下四作警戒之詞 羽毛知獨立謂羣羽之中

知其獨立羣心衆眼指諸鴨言花鴨當食必鳴但戒其
毋先耳 鶴云公自喻以直言受妬出居於外雖有一

飽之適猶以先鳴為戒抱璞子虛談則口吐冰霜行
已則守污泥滓鸛鵲賦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
心朱超詩獨立不成羣漢書薛宣傳黑白分明會稽
典錄張溫死諸葛武侯曰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
分尸子戰如關鷄勝者先鳴

顧宸曰丁香立晚節也屢春守堅操也扼子適幽性
也鸛鵲遺留帶也花鵲戒多言也此雖咏物實自詠耳

野望

鶴注此當是寶應元年成都作

西山白雪三城

一作奇一作年

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

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

洪誤一作

答聖朝

音潮

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

一作自

蕭

條

此因野望而寄慨也上四野望感慨思家之念下四野望撫時憂國之情臨橋而望三城近處吐蕃天

涯而望海內遠愁河北也五六屬自慨末句乃慨世出郊極目點醒本題朱瀚曰國步多艱皆由人事所致

結句感慨深長唐氏注西山在成都府西一名雪嶺

三城戌即松維堡三城唐志注唐興有羊灌田朋竿繩

橋三城困學記聞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戌

韋臯傳大將陳垣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

也謝朓詩悵望南浦時楚辭隱玫山以清江一

統志萬里橋在成都府中和門外漢終軍傳邊境時

有風塵之警漢宗室傳王睦悉推財物與諸弟古

詩各在天一涯蔡琰胡笳涕淚交垂孔融詩安能

苦一身楚辭恐美人之遲暮史記留侯性多病

漢書使者謂龔勝曰聖朝未嘗忘君鮑照詩跨馬出

北門世說王東亭嘗春月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

鑣俱進王景興書想亦極目而迴望嵇康詩何為

人事間自令心不爽

楚辭山蕭條而無獸

朱鶴齡曰按史是時分劍南為兩節度而西山三城列戎百姓疲於調役高適嘗上疏論之不納公詩當

為此作故有人

事蕭條之歎

畏人

詩成後拈畏人二字為題非專用畏人也蔡氏編在寶應元年曹植詩客子常畏人

早花隨處發

一作發處

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

一作

落日低畏人成小築徧性合幽棲門逕

一作逕沒

從榛草

趙

作無心待

一作走

馬蹄

此詩歎羈旅寂寥也上四言景有故鄉故國之思下四叙情有避世

避人之意

杜臆離家萬里

寄迹三年身世孤危所以畏人而幽棲也胡夏客曰萬里二語十字只如一句

孔稚圭詩 孤征越清江 三年舊作三峯 謂登萬里橋而望三峯 此說非也 成都無山 安有三峯 趙注公自

乾元二年入成都至寶

應元年春為三年矣

屏跡三首

依蔡氏梁氏編在寶應元年 按詩中景物乃是春夏之候 黃鶴因詩有年荒

酒價乏句 遂引永泰元年京師斗米千錢為證 又引廣德二年定京城上下酤戶以收月稅為證 顧氏謂史書所記乃長安事 不涉成都 黃氏次在永泰元年者 非是 鮑照詩 屏跡勤躬稼

衰年

一作顏

甘屏

音丙

跡幽事供高卧鳥下

去聲

竹根行龜開

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獨

一作猶

酌甘泉歌

云

獨酌酣且歌 一云獨酌飲甘泉

歌長擊樽破

首章言屏跡景事在四句分截

鳥下竹根龜開萍

樂偶然所見皆屬幽事日併賣蔬課錢以充沽酒之價
然猶若不繼故止酌飲甘泉耳顧云酌而歌歌而長
長而至於擊搏擊搏而至於破公之狂態俱見無聊之
態亦見矣選詩徘徊冰竹根薛道衡詩勝龜蓮藥
開記儒有併日而食庾信詩拂雪就園蔬趙曰
擊空搏暗使王大將軍酒後擊缺唾壺事秦始皇作驪
山陵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
此詩則言酌甘泉而歌也

此以屏跡領起自屬首章他本編在未者非顧云此
首雖屬古體而無一句失拈無一字失對自是仄韻
之律

用拙存

一作誠

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

成邨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次章申言屏跡之志下六分應一二拙者心靜故能
存道幽居身暇故近物情桑麻燕雀動植對言村鼓漁
舟耕漁對言皆物情之相近者對此而心迹兩清吾道
得以常存矣趙汴注雨露生成句中自對語意深厚
老成識得生物氣象杜應半生成謂生者已成成者
人生半字最佳心迹二字乃三首之眼公在草堂地
僻可以屏迹而性懶亦宜於屏迹也江淹詩物情桑
麻戰莊子原憲杖藜而應門謝靈運詩心迹雙寂
寞楊守仕曰心迹
雙清言無塵俗氣也

羅大經曰杜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陳後山詩
報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疑虛實不類不知生為
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
力量與雨露日月正相配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

一作

野色舍

一作

影

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平聲得醉一月

不梳頭

三章又申用拙幽居意下六分應次句洪仲注首聯乃一問一答杜臆無營根用拙地幽

根幽居竹光二句中地幽以補幽居佳景失學四句中無營以發用拙餘意洪注謂末聯以放達寓悲涼是

也不然百年常醉懶不梳頭成何人品乎上有年荒乏酒價句則知百年渾得醉尚屬期望之詞謝朓詩

月陰洞野色絕交書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少年行

去聲鶴依舊編在寶應元年

馬上

龔芥隱作騎馬

誰家白面

一作薄媚非

郎臨階

英華作軒

下

去聲

馬坐

一作

人牀不通姓氏麤豪

龔作疎

甚指點銀瓶索

先側切

酒

嘗

一云酒味嘗 此摹少年意氣色色逼真下馬坐牀
指瓶索酒有旁若無人之狀其寫生之妙尤在不通

姓氏一句

南史童謠云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

楚辭厭白玉之面兮懷琬琰以為心

牀胡牀也 南

史表繫準爾步往亦不通主人

吳志孫皎傳孫權曰

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

意時然其較畧大丈夫也 南史顏延之

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

胡夏客曰此蓋貴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蕩者

既非才流又非俠士徒供少陵詩料留千古一噓耳

此說少年意態神情躍躍欲動王維詩云新豐美酒

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

高樓垂柳遶吳象之云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遊

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皆善於

寫生

者

即事

黃鶴依舊次編在寶應元年
盧注此為舞妓作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鞵

同鞵

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百寶真珠舞者之飾花近眼比笑容可掬錦纏頭舞畢而贈綵也
淳于髡傳拳鞵鞵通鑑注鞵臂捍也漢書馬后傳蒼頭衣綠鞵注臂衣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漢通鑑注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錦纏頭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附嚴武詩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

去聲

題鸚鵡

賦何須不著

少畧切

鷓鴣

音鷓鴣

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

醫方靜處看

平聲

興

去聲

發會能馳駿

一云五

馬終當

一作須

直

一作

到使

去聲

君灘

上二題杜公草堂三四諷其耽詩而不仕五六憐其好學而多病末致欲

過草堂之意

杜

臆以結語為招公往見蓋泥在使君

二字耳此詩為寄題草堂而作自應開合草堂堂在江

干故借用使君灘耳

此詩第三句失粘

漫徒也

說文湍急瀨也謝景運詩枕底失風湍

鸛鵒賦以禍

衡之才比少陵非刺其恃才傲物舊注誤解

曹操送

禍衡於江夏太守黃祖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大會賓

客人有獻鸛鵒者衡攬筆而作詞采甚麗

漢書孝惠

時郎侍中皆冠鵒鵒者衡攬筆而作詞采甚麗

志鵒鵒山鵒也其色鮮明五采炫燿世說郝隆七月

七日日中仰卧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葛洪傳

洪抄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急要方四卷

世說山簡

為荊州刺史時人為之歌曰復能乘駿馬威弘之荆

州記魚復縣界有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至此舟覆

至今名為使君灘九域志使君灘在萬州沈佺期過巫

峽詩使君灘上草神

女廟前雲亦指此

洪容齋續筆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
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
白蜀道難為房杜危之也甫傳云甫嘗醉登武牀瞪
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
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褻躁
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欲殺之
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信以為然按太白蜀道難
本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子美集中詩凡為武
者幾三十篇送還朝曰江邛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
再鎮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武
在時語至哭歸櫬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八哀
詩云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若果有欲殺之怨不
應春春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英倚善題鸛鵲賦
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是殆痴人面

前不得說夢也武
肯以黃祖自比乎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鶴注此當是
寶應元年作

拾遺曾

音

奏數行

音

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

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一作阮籍馬

於虎切

知禮法疎枉沐

一作

旌旗出城府草茅無

一作燕

徑欲教

平

鋤

上

答嚴詩前四句下四答嚴詩後四句

答曰拾遺奏書奉引騎馬見斥官之後無復此興矣嚴

曰漫把釣竿懶眠沙草謂不當隱也公答曰懶性從來

幽棲真釣見托跡此堂習而安之矣嚴曰興發公答曰

登臨不倦嚴曰馳馬公答曰枉沐旌旄皆喜之也禮法

疎先致謙詞徑欲鋤急待其至矣在嚴詩固敦曲而殷
勤在公詩亦和平而委婉解者指嚴為語多刺譏指公
為始終傲岸兩失作者之意孔教父續世說武過草
堂公有時不冠故嚴詩云何須不著鵝鵝冠而公答曰
阮籍焉知禮法疎以解嘲也杜臆此因後人誤讀杜句
遂有不冠之誣而欲救之誣亦從此起矣遠注拾遺
貶官從此水竹居矣趙注拾遺掌供奉則騎馬以奉
引後漢劉聖公傳李松奉引馬驚唐於沙苑置坊監
養馬臣謝安傳安於東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子姪往
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阮籍傳籍性疎懶禮法之
士疾之如讐卜居寧
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杜詩詳註卷十